

史部雜史類 不列號

國朝黃宗羲撰



行朝錄十二卷



行朝錄

隆武紀年

思文皇帝

諱

聿鍵

小字

長壽太祖高皇帝九世孫也

父義封於河南之南陽府以唐世子追封裕王母

毛氏帝生三歲祖端王惑於嬖妾囚世子承奉所

帝亦從之稍長讀書即能識大義雖處患難而志

氣不挫年二十八尚未請名世子為其弟毒死端

王諱之將傳國于嬖妾子分守道陳竒瑜入弔謂王

曰世子薨逝不明若不立其子事必發覺王懼

始為帝請名立為世孫王薨崇禎五年壬申帝襲



王位時年三十一、選妃曾氏、諸生曾文彥女。
七年甲戌、流寇披猖、南陽當其衝、城庠薄、帝捐千金、
謀修築、太守陳振豪弗授功、帝以為言、毅宗怒、逮
振豪、置理、帝援潞王近事、乞增兵三千人、設叅將
一員、以陳永福充之、不許。

八年乙亥冬、賊再犯南陽、上疏、臣府護衛一千二百
人、近制以其半為汴梁班軍、給撫臣以下役使、甚
甚、無謂、惟明詔念臣困阨、以全軍見還、毅宗報之
曰、南陽番直班軍、祖制已久、朕不敢變、時毅宗欲
行宗室換授之法、陳子壯署部事、執不可、帝貽書

子壯相駁、難其書、稱說典制、援據經傳、皆有本、廷
臣顧弗及知、特以為諸侯王尚氣、持異同而已、尋
下子壯於獄、衆口惜子壯者、輒以死帝、帝亦薄公
卿為不足重、而爭宗藩體統、又劾總督盧象昇、不
朝、其所建請煩多、廷臣交惡、而意忌之。

九年丙子八月、京師戒嚴、帝率衛軍勤王、汝南道周
以典止之、不聽、至裕州、又殺其兩叔、巡按御史楊
繩武、以聞、旨下切責、會前鋒值寇亡、其內監二人
乃返國、十一月、下禮部議、給事中馮可賓、鍾珮議
廢為庶人、安置鳳陽高墻、押發官同知張有度欲

以檻車行帝自裁不死至鳳陽奄人索賄不得璫鎖以困苦之帝不勝其苦病幾殆曾妃割股以進始愈有司廩祿不時資用乏絕時有望氣者以高墻中有天子氣言於淮撫路振飛振飛請假賑罪宗入墻見帝心異之帝告以吏虐狀振飛疏請加恩罪宗贍以私錢且謫吏之無狀者石應詔伏法十七年甲申五月弘光登極大赦帝出高墻或云赦出封南
王陽遣官送寓廣西道經杭州而南都陷

弘光元年乙酉帝勸潞王監國三日潞王出降時靖虜伯鄭鴻逵自京口戶部主事蘇觀生自南都胥

會于杭遂奉帝入閩

閏六月七日始監國二十七日卯時祭告天地祖宗即皇帝位於福州南郊建行在太廟社稷以福建省為福京福州府為天興府布政司為行在大明門立妃曾氏為皇后大赦天下改是年七月一日以後為隆武元年遙上弘光尊號曰聖安皇帝進封靖虜伯鄭鴻逵為定虜侯南安伯鄭芝龍為平虜侯並賜號奉天翊運中興宣力定難守正功臣以黃道周為少保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蘇觀生為禮部右侍郎張肯堂為太子少保吏部尚

書吳春枝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並賜號
奉天翊運中興宣猷守正文臣各官陞賞有差又
賜鄭芝龍之子鄭森姓朱名成功總督禁旅以駙
馬體統統行事開儲賢館定十二科取士以蘇觀
生領之既而招徠者多俠邪之士上亦厭而罷之
鄭芝龍掌戶兵工三部尚書秦軍興餉急請兩稅內
一石預借銀一兩民不樂從反愆正供每府差侍
郎科道徵發以浦城訓導王兆熊為吏部主事兼
御史管義餉兆熊沿門搜括不輸者榜其門為不
義于是閭里騷然芝龍又請清理寺田可得餉

八十餘萬上不聽戶部侍郎李長倩請開事例
從之自黃道周而外凡有聲望者何吾驪蔣德
璟黃景芳朱繼祚林欲楫姜曰廣吳甦高弘圖路
振飛蘇觀生曾櫻陳奇瑜鄭三俊熊開元黃士俊
顧錫疇陳子壯皆為大學士然多遙受不至其後
又以林增志李光春同入閣辦事舊輔傅冠入朝
自請恢勦江右上從之既而遷延邵武為諫官所
劾而罷

上賜大臣宴鄭芝龍以侯爵位宰相上首輔黃道周
謂祖制武職無班文官右者相與爭執終先道周

而芝龍快快不悅諸生有倭芝龍者上疏言道周
迂腐無能不可居相位上勅督學御史扶之初芝
龍鴻遠自恃援立之功汲引姻婭要地清流口授
上前如吏科給事中朱作楫戶部主事葉正發皆
其門下夷人也其後上不盡從遂懷怨望及郊天
于南臺皆稱疾不出戶部尚書何楷劾之言朝廷
大典無過郊天而二勳不出陪祭無人臣禮上賞
其風裁令掌都察院事已而鴻遠扇于殿上楷呵
止之二鄭益怒楷知不為所容請告再三上欲兩
全之暫予回籍諭以收復南京即召總憲楷至中

途被盜戕其兩耳蓋芝龍使其部曲為之也

部曲名楊

耿

蘇觀生請幸贛州親帥六軍以張撻伐鄭氏方欲挾
帝以自重議不決觀生遂先赴南安上親祖于殿

門

以天興府學為國子監上幸學祭酒賴垓進講三品
以上官坐聽其餘侍園橋觀者濟濟

九月總督丁魁楚獻桂林之捷先是靖江王

亨嘉僭

號改桂林為西京封楊國威等為公侯發兵至梧
州執巡撫瞿式耜以去據有郡邑將逼廣東魁楚

廣陽雜記 江錢邦
芝字南少 汝忠家
非大錯

拒之靖兵戰敗圍桂林破之俘亨嘉及其臣顧奕
揚國威等至福京而式耜仍巡撫桂林上命楚淮
諸王會議廢為庶人幽之別室尋病死誅顧奕等
會冊封桂并封魁楚平粵伯上欲不次用人以鎮
江諸生錢邦芝為御史輔臣熊開元執不可不聽
已而邦芝議開元開元遂辭去

上以王期昇總督彭遇颺為僉都御史路振飛曾櫻
封還內降上曰方今多事用人必欲循常調非休
休之度振飛言遇颺新進士賊至即降既而南來
乞憐于馬士英巡按浙江搜括民財至於激變期

昇在太湖奉宗室劍州知州朱盛徵始稱通城王
繼稱皇帝賣官奪女兩山百姓不容故爾逃來非
臣等之私隙也乃罷之

二十四日徽州陷右僉都御史金聲被執至南京而
死

十月黃道周見鄭氏偷安殊無經畧志自請出關芝
龍不與一兵道周以忠義激發旬月間義師頗集
親書告身獎語給為功賞得者榮干誥勅然皆未
練之兵至有僧軍執鋤耨棘荆以隨其後者名肩
担兵從廣信抵衢州婺源令其門人也馳書誘道

周許為內應信之至明堂里北兵猝至遂為北師
張天祿所執盡節南京賜謚忠烈自道周出後何
吾騶廣東至為首輔賜銀章曰輔佐中興上親征
以唐鄧二王監國芝龍留守料理兵餉鄭鴻逵為
左先鋒出浙江鄭彩為右先鋒出江西築臺西郊
擇日行推轂禮鴻逵出城馬蹶仆地上誓師方授
鉞大風忽起天帝高后前燭滅三軍失色

十二月六日上發福京二十八日至建甯遣兵科劉
中藻頒詔于越

二年丙戌正月己酉朔上不受朝賀以三大罪自責

布衣蔬食臣下各戴罪

馬金嶺兵變命路振

飛至浦城安撫

海外交趾日本皆遣使入貢

廣東布政司湯來賀運粵餉十萬由海道至擢兵部
右侍郎督師江右御史艾南英言來賀奸愷小人
周鍾自北逃回來賀匿之揚署且解餉之任指揮
僚佐所優為豈曰能賢遽膺顯擢何以示後上不
聽

邵武推官朱健行部近邑訛言北師至倉卒返郡夜
半出其孥帑知府吳炆熸繼之百姓爭門走死實

未嘗有兵也健無以自解揭炆煒倡逃并其平日
貪狀炆煒亦揭健時建陽知縣施燠亦以貪酷被
劾上方恨貪官之失人心也欲以高皇帝法行之
炆煒燠皆斬健絞輔臣勳臣以下申救終不能回
馬士英叩關來朝上數其罪不許諭守關官兵毋納
士英士英前後七疏列件自理上命付史館存案
以俟公論

浙江監國遣柯夏卿曹惟才來聘上加夏卿兵部尚
書惟才光祿寺少卿手書謂朕無子王為皇太姪
同心戮力共拜孝陵朕有天下終致於王取浙東

所用職官同列朝籍不分彼此尋遣僉都陸清源
解餉十萬給浙東清源散餉不平兵譁而遁或曰
士英使之廣西撫按報一僧自稱弘光謂黃得功
營中所獲者非真也上召九卿科道議迎請羣臣
曰即真弘光甫經失國有尊奉而無迎請撫按續
報有侍弘光者驗之果偽下獄究之妄人假託以
惑衆

三月二十四日吉安陷

四月撫州陷 初汀邵間有大帽山洞蠻最强王師
屢征不服永甯王某誘降之與北兵戰屢捷因復

撫州北兵圍撫鄭彩軍屯廣信永甯請救其監軍
給事中張家玉以三營往圍暫解已而復合彩遂
棄廣信入閩撫州復陷永甯王死之洞蠻亦散上
削彩爵戴罪立功

閩賊李自成為通城九宮山民擊死其下四十八部
無所歸楚督何騰蛟遣長沙知府周二南迎之未
至中流矢死賊帥欲得騰蛟親至乃降騰蛟即往
賊帥皆驚喜下拜至軍前聽用一時驟增兵馬數
萬上喜告太廟封騰蛟定興侯進兼東閣大學士
降帥皆授總兵官賊一隻虎李錦賜名李赤心自

成妻高氏弟賜名高必正號忠貞營已因湖南糧
不給降者稍稍解去李高十三部散入施州衛因
糧歇馬其郝搖旗馬進忠王進才張光翠袁應第
牛萬才張光壁等諸將十餘營悉隸騰蛟麾下受
節制

泉州人蔡鼎其為人也多言李蘧密疏薦其前知上
辟為軍師所言事多不中彩既敗回鼎請自試一
戰而蹶逃回

上謂國家元氣之削由于靖難命禮臣追復建文年
號立忠臣方孝孺祠設姚廣孝像跪于座前

六月鄉試福省舊額中式百一十名特旨廣七十名
錢邦芑請一榜盡賜登科以成曠典繼因御史劉
霖懋言下第者俱聽覆試

鄭鴻逵久駐關外未嘗展一步有傳北兵至者鴻逵
徒跣疾行三日夜而抵浦城詢後至者則兵譁也
事聞上削其封爵

鄭芝龍為內院洪承疇所給啖以閩粵王爵凡關隘
水陸之兵自二月間俱已撤回浙東既潰北師入
閩如無人之境守浦城御史鄭為虹科臣黃大鵬
死之

七月生元子大赦覃恩從龍諸臣悉加封爵錢邦芑
力言不可不聽二十五日上視朝據關上主事搜
得閩中出關迎降書二百餘封命悉焚之諭諸臣
改心易慮

八月仙霞關警報至上即于八月二十一起行上
與中宮皆騎馬猶載書十餘扛以從二十七日上
出奔汀州時年四十五歲有十餘騎叩城呼曰扈
蹕者開門納之則追騎也遂執上與曾后后至九
龍潭投水上崩于福京或曰建甯代死者為唐王
聿釗汀州代死者為張致遠上實未死其從亡之

東華錄皆書唐王聿釗
無聿釗之名然則聿釗
聿釗一人也亦名聿釗而
國朝官書皆稱聿釗殆
擢致時自稱聿釗希與
免死耶

臣賴垓係戊辰進士熊緯河南丙子解元癸未進士由衍行人司陞給事中從駕汀州于行宮外駕賊而死其後朱成功屯兵鼓浪嶼有遣使存問諸臣者云帝為僧五指山然亦莫必其真偽也粵中立國上尊號曰思文皇帝

外史氏曰帝英才大畧不能鬱鬱安於無事在藩服時已思撥亂反正及遭逢患難磨礪愈堅兩京既覆枕戈泣血勅斷葷酒後宮不滿三十人半係老嫗於世之嗜好淡如也性喜文詞手撰三詔見者無不流涕感動御製祖訓後序行在縉紳便覽

序皆典雅可誦所至訪求書籍親征亦載書數十乘故太祖命名詩于唐王位下有嘉曆協銘圖之句不可謂非天生令名也論者徒見不能出關遂言其好作聰明自為張大無帝王之度此以成敗論也夫鄭氏以盜賊之智習海島無君之俗據有全閩始願已不及此既無鞠躬盡瘁之忠又無席卷天下之志謀生謀國兩者俱乖不亦宜乎帝之託於鄭氏所謂祭則寡人而已其一二心膂之臣所藉以經營恢復者如黃道周蘇觀生皆可謂諸葛之亞無奈束縛其手足使之不能一展所長較

龍受制於螻蟻可責其雷雨之功哉向使蜀漢有
竊命之雄孔明不能發其一甲轉其斗粟則雖欲
成三分之業亦豈可得耶故帝之亡天也勢也

行朝錄

贛州失事

隆武二年丙戌三月二十四日吉安失守督師萬元
吉都憲陳賡兵曹王其宏議列柵守張家渡而潰
兵勢不可止陳賡收散亡入贛元吉退守皂口惟
安遠汪起龍兵三百人時閣部蘇觀生督師于贛
岡鄉李陳玉楊仁愿兵垣楊文薦范六吉周待詔
劉季鏞皆請發兵援皂口觀生止發新威營二百
人元吉以監紀程亮督之下守端津灘楚帥曹子
建以三千人至一夕即噪而去

四月六日北師至新威營先潰汪兵繼之元吉未數日竟奔回贛贛城倉皇爭竄元吉欲殺其妾之出署者人心始定

十一日楊文薦自任城守命中書康范生乞師于南雄舊贛督李永茂遣副總兵吳之蕃遊擊張國祚率粵兵五千人至

十四日北師至贛蘇觀生率所部退守南康北勢方張滇粵諸軍先後至南康者以數萬計皆惴恐莫敢即下

二十九日閣部楊廷麟自雩都力促新撫閻總及張安各營兵四萬餘至贛江撫劉光胤自甯都募二千人亦至未經一戰俱以五月一日潰散光胤被執所失士馬器械無筭此後援兵益不敢前蘇觀生陳賡多方鼓舞

六月望日吳之蕃張國祚兩營奮勇出戰與北師遇于李家山九牛之間數戰皆捷北師疑援兵大至遂撤圍退屯水西之蕃等亦退守南康時贛州守城兩月奉詔勞苦改名忠誠府加楊文薦右都御史

二十四日汪起龍率師數千滇師趙印選胡一清率

師三千、南安同知劉清名引兵三百、蘇觀生遣師三千、粵師餘卒三千、楊廷麟收散亡數千、大司馬郭維經侍御姚奇胤募滇閩兵八千、閣部丁魁楚遣師四千、先後營于城外、不下四萬餘人、皆欲一當敵、先是中書袁從諤募砂兵三千、銓曹龔棻兵曹黎遂球募水師四萬餘、滯南安、萬元吉以為必待水師至、併力一戰、安危在此一舉、王其宏曰、今水涸不能汎巨舟、且其帥羅明受故海盜也、驚桀不馴、龔黎二公如慈母之奉驕子、豈能如約。

八月二十三日、水師至、北師以是夜截之、江上焚巨舟八十餘、兵士死者數百、羅明受遁、舟中火器皆落、北人列營皆喪氣。二十八日、北師破廣營、二十九日、破滇營、自是東南城外遂無一卒。

九月三日、北師攻西門、將登、元吉文薦絕死、士格墮之。

九日、北人據南安、滇廣諸營皆潰、人無固志、兵士稍引去、城中所留者汪起龍、罷卒三千、汪國泰、金昌振、四百餘、徐日彩、新招贛人二百餘、郭維經部下三千餘、城外惟水師、後營黃志忠二千餘人、而已、內外既單弱、給事中萬發祥及王其宏招集鄉

勇為不得已之計而參將趙之良擁衆萬餘于雩都粵西狼兵八千踰嶺亦不即至贛人登陴日久勉強支吾旦夕

十月三日城內有縋城出者北人獲以為鄉導夜由小南門而上鄉勇猶巷戰久之四日黎明北人大至城上發炮皆裂遂陷楊廷麟投水死萬元吉出城登舟已而嘆曰一城人吾殺之也中饋赴水死郭維經入嵯峨寺焚死此外如翰林兼兵科萬發祥太常卿兼守道彭期生吏部主事龔棻御史姚奇胤兵部主事于斯昌周湖王其宏黎遂球柳昂

霄魯嗣宗錢謚亨戶部主事林珽中書舍人袁從諤劉孟鈞劉應駟贛州推官署府事吳國球同知王明汲臨江府推官胡縝知縣林逢春監紀通判郭甯登鄉官盧象觀舉人劉曰佺萬興明馬芝貢生湯述鴻黃尚實胡國偉王明管聲元戴紱諸生段之輝朱長應賴尚佑劉期錫等數十人皆自盡投水

外史氏曰贛州之守與死者皆三百年以來國家之元氣也萬元吉清若絕倫而自用頗專楊廷麟志節之士而見事遲聽言不廣郭維經稱下士而

遴才太隘、贛事三人為政、然皆承平賢者、扶危定傾、非其所長也。

行朝錄

建昌殉節

傅鼎銓、撫州臨川人、庚辰進士、授翰林院檢討、乙酉、清兵至江西、與同邑丁丑進士揭重熙共起義師、守建昌、一路與楊廷麟、萬元吉為犄角、清帥金聲桓、王體忠攻克之、鼎銓走入廣信山中、不能獲、鼎銓故學佛、四月八日、俗稱浴佛日也、山中有佛寺、是日舉浴佛會、鼎銓與焉、清謀知之、遣騎入山、獲其部下士、遂踪跡得之、傅作詩曰、浴佛傳名日、孤臣盡節時、棘荆棲彩鳳、羶犬獲靈麒、斷頸玉甯碎、

剖心山不移爭留巾履在。昭取漢威儀。撫按諸臣俱勸之。降鼎銓笑不答。在獄幾閱月。巾服如故。朝夕賦詩不輟。或欲為剃髮。鼎銓曰。待留此。與頭俱去。疏上。得處決旨。衆皆為涕泣。鼎銓揚揚如平常。聞吹角聲起。曰。可以行矣。語左右曰。我不畏死。不可縛衆。不敢縛。乃徐行至順化門。凡數里。道旁觀者如堵。莫不泣下。鼎銓不為動。臨城橋南向再拜。行刑者請跪。鼎銓叱之曰。自被獲以來。為誰屈膝者。乃今日欲吾跪耶。行刑者因請坐。鼎銓徐諾。坐橋上。以手整衣領。引頸待刃。行刑者俱手顫淚墮。

行朝錄

紹武之立

紹武皇帝

諱

聿鎮隆武皇帝第四弟也。隆武改元封

唐王。主唐祀。閩敗。浮海至廣州。時大學士丁魁楚懼式報已奉桂王。諱由榔監國肇慶。隆武大學士蘇觀生從贛入廣。故與魁楚有隙。謂由隆武而言。則宜及弟。乃與大學士何吾驥布政司顧元鏡。在籍侍郎王應於丙戌十一月癸卯朔。請王監國使主事陳邦彥通好桂王。

初五日即帝位。以廣州都司署為行在。改明年為紹

武元年自觀生吾駟外元鏡應華皆為東閣大學士以軍國事專屬觀生

邦彥至肇慶桂王見于舟中太后垂簾魁楚侍立言戰與平孰便邦彥曰天潢之序固應屬王何平之有以言乎戰外患方殷甯可尋踪譚尚不如早正大位以屬人心魁楚然之遂奉桂王即位加邦彥兵科給事賚詔至廣州邦彥至而唐王已正位號遂不敢入而以詔致觀生觀生頗不自安

桂王命總督林佳鼎武靖伯李明忠領兵至三水帝使督師陳際泰禦之二十九日戰于城西唐兵大

敗佳鼎晝夜兼行十二月二日遇唐兵于海口唐兵皆大艦乘東南風發火器以焚桂舟桂兵登岸淖深三尺人馬陷全軍皆覆佳鼎中炮死明忠僅以數十騎免北帥佟養甲李成棟自閩入廣潮惠皆開門降養甲矚唐桂正相持即用兩府印文移廣州報無警蘇觀生不為備

廣州陸寇有花山砦賊水寇有石徐馬鄭四姓兵觀生皆撫為用然桀驁不聽節制白晝殺人於市莫敢向問七門之外號令不行十五日李成棟以十七騎疾趨廣州門者納之帝方幸學閔射羣臣朝

服行禮俄報北兵至觀生曰此妄言為賊間者斬之既而洵洵猶以為花山砦人未幾紅笠載道宿衛萬人一時不及集帝變服踰垣匿王應華家尋絕城走洛城里為邏者所獲安置東察院成棟使饋食帝曰我若飲汝一勺水何以見先帝于地下自縊而崩蘇觀生過吏科都給事梁鏊問計鏊曰死耳觀生乃大書大明忠臣義士固當死九字于壁而縊死太僕寺卿霍子衡國子監司業梁朝鍾行人梁萬爵死之何吾驕顧元吉鏡王應華皆降元鏡尤醜十八日殺諸王之在國者一十六人

外史氏曰唐桂之構外懼方張又生內憂蘇觀生之罪又何逃焉然觀生受隆武特達之知其立紹武也與荀息之不食言可以並稱矣豈僅僅修丁魁楚之隙哉若帝之從容遇難追配毅宗所謂亡國而不失其正者甯可以地之廣狹祚之修短而忽之乎

行朝錄

魯王監國

魯王諱以海高皇帝十世孫也父王壽鏞崇禎十五年壬午北兵陷兗州自縊死

崇禎十七年甲申二月甲戌王嗣位北變後南下弘光元年四月命移江廣暫駐台州五月十日弘光避位馬士英以偽太后至杭州左都御史劉宗周曰士英亡國之罪不必言矣馬有身為宰相棄天子挾母后而逃者當事既不能正名討賊國人曷不立碎其首乎賈似道死于鄭虎臣今并無虎臣

可嘆哉

時潞王監國劉宗周令分守台紹道于穎上疏曰請
急誅馬士英不報宗周與穎書曰監國舉動全無
足恃此等疏朝上即宜夕下何至四五日尚無進
止明府不必候旨再具三疏申大義于天下而已
亡何潞王降宗周絕食而死右僉都御史祁彪佳
諸生王毓著潘集周卜年皆投水死東浙郡縣降
附易置官吏

閏六月初九日餘姚攝印官發閭左為馳道執扑以
行役者而扶其不勉者役者反扶攝印官建義旗

閭中少年輟耕而從者數千人其明日而諸生鄭
遵謙應之于紹興遵謙少喜任俠不為繩墨之士
所理閭人屈尚志逃至越遵謙箠殺之曰我聞之
劉宗周先生云凡係逃官皆可誅也紹興守會稽
令皆新署遵謙斬之而起召其故所知豪傑從時
王期昇為太守夢有持謁入者覺而記其姓殷以
問推官陳子龍子龍曰越北亂矣此殆會稽守殷
通也至是又明日刑部員外郎錢肅樂應之于甯
波時定帥王之仁已授降表肅樂大會縉紳士子
于城隍廟召募義勇謝三賓陰致書之仁謂一二

庸妄書生恐為禍階須以公之兵威脅之之仁至甯陳兵教場受約於肅樂出書誦壇上三賓戟手欲奪之之仁色變有為三賓使之任餉而至而兵部尚書張國維已至台州與陳函輝宋之普柯夏卿共請王監國即日移紹興以分守公署為行在列兵江上分地戍守方國安當七條沙王之仁當西興鄭遵謙當小覺孫嘉績熊汝霖錢肅樂當瓜里羣臣皆奉表勸進上曰孤之監國原非得已當候拜孝陵徐議未晚也固讓不許以張國維朱大典宋之普為東閣大學士國維督師江上大興鎮

守金華之普司票擬未幾起舊輔方逢年之普謝事起章正宸為左侍郎署吏部事李白春戶部尚書王思任禮部尚書余煌兵部尚書張文郁工部尚書陳函輝吏部右侍郎加孫嘉績熊汝霖錢肅樂皆督師右僉都御史進方國安鎮東侯封王之武甯侯

上皇太子號曰悼皇帝弘光日報皇帝潞王曰潞閔王

七月張國維復富陽命姚志卓守分水江上之兵每日葺食鳴鼓放舡登陸搏戰未幾又轉

柁還戍率以為常惟熊汝霖以五百人渡海甯轉戰數日夜至橋司士卒殘破畧盡乃還當是時孫熊建義皆書生不知兵迎方王二帥拱手而授之國成凡原設營兵衛軍俱隸方王而召募之街卒田兒則身領之方王既自專反惡孫熊之參決而分餉分地之議起分餉者以孫熊之師為義兵食義餉以方王之師為正兵食正餉正餉田賦所出義餉勸助無名之征也分地者某正兵支某處正餉某義兵支某處義餉也有旨會議方王司餉者皆至殿陛譁然戶部主事董守瑜面奏分餉分地

非也當以一切正供悉歸戶部覆兵而後給餉覆地而後酌給之先後所謂義餉者雖有其名不可為繼戶部主事邵之詹議以紹興八邑各有義師專供本郡甯波轉給王藩以金華歸朱閣部以五府歸方藩然方王終不可總計浙東錢糧六十餘萬兩藩自分義師或散或留聽其自為征勸于是新安王兵散督師所領之兵亦不過數百人而已八月兵部尚書田仰從海道至留為東閣大學士十月壬辰北兵至方國安嚴陣以待張國維率步兵接應裨將王國斌趙天祥繼之北兵大敗追至草

橋門下

隆武帝遣兵科給事中劉中藻頒詔於越張國維曰今日之事凡為高皇帝子孫皆當戮力同心成功之後入關者王此時未可言上下也熊汝霖曰吾知奉主上不顧其他皆不奉詔中藻廢然而返十一月進方國安為荊國公王之仁為甯國公封鄭遵謙為義興伯上勞軍江上駐蹕西興築壇拜國安命各營皆守節制時馬士英阮大鍼竄入方營欲朝見上不許下羣臣會議多言士英當誅熊汝霖曰此非殺士英時也正欲令其自贖耳兵曹某

某曰非不當殺但不能殺耳然春秋之義孔子亦豈能殺陳恆固不可言不當殺也

十二月上回越城以謝三賓為禮部尚書尋入東閣鑄大明通寶錢兵部主事署餘姚縣王正中進其所造監國魯元年大統曆

魯元年丙戌正月乙酉朔上在紹興使柯夏卿曾惟才奉書閩中

二月張國柱掠餘姚其部曲張志甯掠慈谿國柱劉澤清標將也航海至浙東依王鳴謙于定海有弓箭手五百人力足以制鳴謙乃刦之入內行朝震

恐議縻以伯爵某與孫嘉績裁量署為勝虜將軍
始返定海

總兵陳梧敗于攜李渡海掠餘杭鄉聚王正中遣兵
擊之鄉聚相犄角殺梧朝議罪正中某言梧之見
殺犯衆怒也正中保守地方不當罪乃止

三月十九日毅宗大祥董守瑜請朝哭臨三軍縞素
一日從之

北兵決壩放舡入錢塘江張國維嚴勅各營守汎王
之仁率水師襲戰乘風碎舡數十隻鄭遵謙獲鐵
甲八百餘副

四月王正中率師渡海鹽破澈浦城

五月加孫嘉績熊汝霖東閣大學士兩督師所將皆
奇零殘卒不能成軍嘉績以其兵盡付某某與王
正中合師三千人兩浙來受約者尚寶卿朱大定
太僕卿陳潛夫兵部主事吳乃武查繼佐又數百
人附之渡江劉譚山將取海甯以江上兵潰而返
六月丙子朔兵潰夏旱水涸有浴于江者徒步往返
北兵驅馬試之不及于腹數十騎過江而列戍驚
擾走死不暇矣上由江門出海令保定伯毛有倫
扈元妃世子由定海而出張國維陳函輝王之仁

余煌皆死之方國安方逢年馬士死英阮大鉞皆降
從征福建方馬至半途伏誅大鉞未降之先同黨
逆之馮銓已書其姓名囑之南征者懸南院之缺
以待大鉞初降不知也其同邑潘應奎係逆黨潘
汝禎之子時為委署杭嚴道名位下大鉞數等大
鉞入謁應奎故作聲色大鉞不覺屈膝既而示以
銓書大喜過望及過仙霞嶺見雷演祚索命墜馬
折頸而死

朱大典猶守金華不下北兵索民間耕牛載炮集城
下苗頭惟向一處晝夜不絕聲城崩北騎隨烟而
入大典自焚死屠其城

上發紹興富平將軍張名振棄石浦以舟師扈上出
海投肅虜伯黃斌卿于舟山斌卿不納飄泊外洋
保定伯毛有倫扈張妃世子至為叛將張國柱劫
去會永勝伯鄭彩至舟山遂奉上入閩

十月丁酉上發舟山

十一月丙寅上次中左所

即厦門

時鄭芝龍方降北令

鄭彩執上以降彩不可匿上而以南夷貌類者服
上冠服居舟中謂守者曰苟事急則縊死之後北
人去乃已芝龍子鄭森思文帝賜姓名朱成功不

肯隨文復建義海上以中左所為營然亦不欲奉
上改明年為隆武三年於是彩奉上次長垣改明
年為魯監國二年海上遂有二朔

二年丁亥正月癸卯朔上在長垣熊汝霖為相

辛未上禡牙出師提督楊耿總兵鄭聯皆以兵來會
進鄭彩為建國公張名振為定西侯楊耿為同安
伯鄭聯為定遠伯周瑞為閩安伯周崔芝為平夷
伯阮進為蕩胡伯

周崔芝復海口以參謀林籥舞總兵趙牧守之

二月壬辰朔克海澄明日攻漳平失利又明日北師
救海澄南師退入於海丙子克漳浦以閩人洪有
文為令五日而陷有文死之

鄖西王某復建甯其裨將王祁復邵武祁營山中取
民間几桌數百張每張懸火線數十炷黑夜順流
環城而過守者謂祁兵薄城炮石交下遲明方知
其偽守者習之不疑一日祁至遂破

四月海口陷林籥舞趙牧死之周崔芝退保火燒壘
六月攻漳州南師失利

七月上親征次長垣會鄭彩周崔芝阮進之師攻福
州敗績

八月丙戌克連江

十月長樂永福閩清皆下羅源知縣朱丕承甯德知縣錢楷皆以城降

以馬思理為東閣大學士林正亨戶部尚書錢肅樂兵部尚書沈宸荃工部尚書劉沂春右副都御史吳鍾巒通政司俞颺左都御史林崑吏科給事中黃岳吏部考功司郎中

大學士劉中藻起兵福安攻福甯州將破北帥涂登華欲降謂人曰豈有海上天子舡中國公錢肅樂致書謂將軍獨不聞有宋末年二王不在海上文

陸不在舡中乎後世卒以正統歸之而况不為宋末者乎今將軍死守孤城以言忠義則非其主也以言保身則非其策也依沸鼎以稱安巢危林而自得計之左矣登華遂降

辛未鄧藩審理陳世亨復安國後援兵不繼被執罵賊而死

吏部文選司主事林塗兵部左侍郎林汝翥攻福清兵敗皆死之塗不避矢石日暮敵衝其營被殺汝翥被執北人欲降之不屈除夕服金屑死初塗於隆武主銓政曰此潤色太平之事顧今日所急耶

乃辭去募兵數千人為鄭芝龍所阻不得志復散兵入山制棺一具布衣一襲書大明孤臣之柩以待死聞上至而起兵

禮部尚書兼通政司吳鍾巒疏明申職掌言遠近章奏武臣則自稱將軍都督文臣則稱都御史侍郎三品以下不計江湖遊手之徒則又假造符璽販鬻官爵偃卧丘園而去聯師齊楚保守妻子而云聚兵數萬請加嚴核募兵起義者則當問其冊籍花名原任職官者則當辨其勅書劄付上是之着議行

三年戊子正月丁酉朔上在閩安鎮同安伯楊耿大學士朱繼祚攻興化克之興化守道弘光時御史也令其守將出戰而登陴立大明幟守將不敢入十七日癸丑鄭彩殺大學士熊汝霖及義興侯鄭遵謙汝霖票擬每右謙而左彩彩積恨之已而彩與謙交惡上次閩安從亡諸臣之室保俱琅琦守琅琦李茂者彩裨將也汝霖奴子與之爭口元夕汝霖自上所歸沐與謙家簪瑱相問遺李茂以熊鄭合謀奔告汝霖遂遇害彩以謙同姓因弟畜之使領陸兵于牛田鄭氏故以商船為事謙強取二船資

萬計由此交惡汝霖見殺謙復不秘其辭也彩乃詐朴部將吳輝輝扶傷就謙書求投鄭鴻遠謙過輝舡送之被擒輝既擒謙而難於面之伏艙底不出謙呼曰汝鄭彩廝養殺吾豈出汝意而相避乎輝出謙索隻雞盃酒哭奠汝霖既畢蹈海而死謙之妾金四姐者故娼也曾笞殺其婢王氏下獄謙以千金出之謙死四姐束藁象彩每饋食斬以侑哭彩聞沉之於海

二月以錢肅樂為東閣大學士

北帥郭天才來降江西金聲桓遣天才援閩與巡撫佟養彙有隙故降封忠勤伯

三月興化陷吏科給事林崑自縊興泉分守道楊荼緋衣坐堂上遇害莆田陷大學士朱繼祚知縣都廷諫死之永福陷兵科給事郭正畿賦絕命詞投水死御史林逢經亦投水死長樂陷御史王恩服毒妻李氏同死建甯陷王祁巷戰自焚死上在閩先後復三府一州二十七縣北調江廣兩浙兵來救所復州縣皆陷至是僅存甯德福安二城

六月大學士錢肅樂卒初涂登華以福甯州降鄭彩受之然福甯危而後降由于劉中藻故募府立焉

彩反掠其地肅樂與中藻書每不直彩彩聞之恨甚肅樂固有血疾亦念其恨也疾動而卒

十月大學士馬思理卒以沈宸荃劉沂春為東閣大學士

四年己丑正月辛酉朔上次沙埕

三月甯德陷

四月福安陷大學士劉中藻死之中藻在福安北師前後來攻所殺傷數千人北師乃循城十里掘濠樹柵圍之中藻不得出戰食盡為文自祭吞金死部將董世尚等同死者數百人

六月召張名振復建跳所

七月壬戌上次建跳閩地盡陷鄭彩遂棄上而去名振迎之至浙從亡者大學士沈宸荃劉沂春禮部尚書吳鍾巒兵部尚書李向中兵部侍郎孫延齡左副都御史某職方司郎中朱養時戶部主事林瑛每日朝于水殿而吳鍾巒飄泊所至試其士之秀者入學率之見上襴衫巾條拜起秩秩

壬午北師圍建跳盪胡伯阮進率其樓舡數百至金鼓動天北師解去

封王朝先為平西伯朝先初同張國柱王之仁出海

黃斌卿留之部下不任以事朝先故土司調征塞上累立戰功不肯鬱鬱居間請徇邊海至奉化之鹿頸四五月而聚兵數千邊海人為之出賦

八月壬辰世子生

九月張名振阮進王朝先共殺黃斌卿建跳乏食阮進以百艘泊舟山告急斌卿不應亦不使人至建跳奔問官守于是合攻舟山斌卿與二女赴水死十月己巳上駐蹕舟山劉沂春還閩以張肯堂為東閣大學士朱永佑吏部侍郎孫延齡戶部尚書五年庚寅正月乙卯朔上在舟山

九月周瑞周崔芝樓舡三百餘艘分屯温之三盤以為舟山犄角亡何瑞與崔芝有隙上使武陵人吳明中往解之明中至三盤措之益甚瑞遂南依鄭彩崔芝亦北依阮進彩與朱成功爭中左彩大敗泊沙埕具表請援芝進既怨瑞而張名振欲結歡於成功反擊破彩之餘兵

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六年辛卯正月己卯朔上在舟山

二月乙卯張名振殺王朝先當黃斌卿之破也阮進收其水師朝先收其陸兵軍資甲仗一不以付名

振嫌隙遂成鄭彩之敗振與進因而墮之朝先又不與合是時朝先居舟山名振治兵南田朝先不虞其見襲也士卒散遣民舍名振猝至手格十數人而死

台州分守道耿應衡遣奸細入舟山托于日者謂上之祿命宜禳災星張名振設醮請上行香兵曹上疏爭之謂如此舉動使敵人聞之當曰行朝無人矣

北師會攻行朝松江張天祿出滌關金華馬進寶出海門而陳錦總督全師以出定海行朝聞之定西

侯張名振英義伯阮進扈上發舟山舟泊道頭八月辛酉北人試舟海口南師以三舟突陣獲樓舡一隻戰艦十餘馘十一人而縱之丙寅天大霧北師悉抵螺頭門守陴者方覺先是阮進誑海門議和北欲誘之進以數舡脫歸值北帥金礪之舟進以火毬投礪風轉蓬腳反擊進面創甚投水北人刺取之安洋將軍劉世勳都督張名揚統兵五百義勇數千背城力戰殺傷北師千餘人

九月丙子城陷北人相謂曰吾兵南下所不易拔者江陰涇縣合舟山而三耳思文帝嘗聞江陰涇縣

之以守見屠也嘆曰吾家子孫遇此二縣三尺之童子亦當哀而敬之大學士張肯堂蟒衣南面視其妾周氏方氏姜氏璧姐子婦沈氏女孫茂漪皆縊死然後題詩自縊禮部尚書吳鍾靈居普陀間變而曰吾從亡之臣當死行在渡海入城別肯堂自縊于孔廟吏部侍郎朱永佑被執北帥令剃髮活之永佑曰吾髮可削何待今日砍其肩死僕負屍出城流血霑衣僕哭曰主生前好潔今無知耶血遂止兵部尚書李向中居舟山城外北師搆得之向中哀經翔武殺之通政使鄭遵儉兵科給事

中董志甯兵部郎中朱養時戶部主事林瑛江用楫禮部主事董玄兵部主事李開國朱萬年顧珍工部主事顧宗堯中書舍人蘇兆人安洋將軍劉世勳左都督張名揚工部所正戴仲明錦衣衛指揮王朝相內監太監劉朝定西參謀顧明楫諸生林世英皆死之

七年壬辰正月癸酉朔定西侯張名振大學士沈宸荃兵部左侍郎張煌言扈上至中左所尋居金門沈宸荃艤舟南日山遭風失維不知所之

八年癸巳正月戊辰朔上在金門

三月上自去監國號

丁酉三月上在南澳

己亥六月上遣官祭光祿寺卿陳士京

外史氏曰當義初建士民喟然有吞吳楚之氣方馬肯受約束趨死不顧利害竟渡錢塘江此時北師之席未煖三吳豪傑尋聲而嚮應未必不可與天下爭衡也某常與王之仁言公等不從赭山以下進師而攻其有備意蓋在自守也蕞爾兩府以供十萬之衆即北師坐視不發一矢一年之後亦滌地無遺類矣之仁韙其言而不能用力與督師

爭長短一死不足贖其辜至浙河失守雖克復郡邑而以海水為金湯舟楫為宮殿上陸處者惟在舟山二年耳海舶中最苦於無水侵晨洗沐不過一盞艙大週身穴而下兩人側卧仍蓋所下之穴無異處於棺而中也御舟稍大名河船其頂即為朝房諸臣議事在焉落日狂濤君臣相對亂礁窮島衣冠聚談是故金鰲橘火零丁飄絮未罄其形容也有天下者以此亡國之慘圖之殿壁可以得師矣

行朝錄

舟山興廢

舟山四面皆海元為昌國州昔越王勾踐欲置夫差于甬句東即此地也今併入甯波之定海設參將一員以守之

崇禎間黃斌卿為其地參將三年斌卿號虎癡福建興化衛人少隨其父於京邸流落不能歸後以恩例當授把總苦于無資有妓劉氏助之得辨劉氏為其妻妬死自參將陞江北總兵南都既亡遁歸隆武即位斌卿得附勸進上言舟山為海外巨鎮番

舶往來饒魚鹽之利西連越郡北綽長江此進取之地也上善之封為肅虜伯賜劍印率兵屯舟山得便宜行事復上疏乞周崔芝自副斌卿為人猜忌而崔芝慷慨下士來者多歸崔芝由是與斌卿不合而歸

乙酉出師窺崇明殿敗以周瑞得還軍

丙戌副使荆本徹至舟山屯小沙壘斌卿率鄉民殺之本徹松江建義兵敗入海其將士善射斌卿忌之本徹不能輯士卒所至為民患斌卿乘民之怒造為流言民單里從斌卿以攻本徹遂遇害

六月浙東事敗富平將軍張名振扈監國魯王出海投舟山斌卿不納然名振故與斌卿為兒女姻其兵勢相倚藉甯國王之明王鳴謙至舟山斌卿誘擊之盡併其眾叛將張國柱乃悉定海舟師以攻舟山國柱有弓箭手五百人號驍勇斌卿知陸戰不能勝之使百姓乘城而身率水師出洋力戰三日夜不能當國柱顧名振之水營將阮進精於水戰以四舟衝敵營秋濤乘^方之乘^壯之發炮無不糜碎國柱僅以身免乃劫元妃世子而去斌卿得其樓舡百號聲勢益振阮進初為海中小盜名振拔之

使管水營其德名振實甚斌卿妒名振之有是人
也以計間之使進背名振取其舡二十艘軍資器
械數萬脫歸閩海未幾而有吳勝兆之事

勝兆守松江之北帥也頗懷反正之志吳中失職之
士相聚幕中為之計畫內以招撫名結太湖義旅
外以蠟書求援海上斌卿猶豫不敢應翰林張煌
言御史馮京第俱在舟山勸名振以兵就約時斌
卿已進爵肅虜侯其肅虜伯印猶在名振請即
以之封勝兆為期四月二十六日時丁亥歲勝兆之聚
謀者既衆人人謂事成在旦夕肆言無顧忌而所

撫義旅多不就約束欲陵主兵主兵恨之刺骨未
經招撫者又无忌北人而暱就之捕之見勝兆勝
兆無以自解輒斧質以殉義旅且惑勝兆中變名
振至崇明而海嘯樓舡喪失八九踉蹌歸舟山煌
言京第間道得脫勝兆因海上之失約區畫無序
義旅遂劫勝兆斬北官之不得者而勝兆之部曲
既與義旅異志又不見海上兵視湖中所撫其力
易制於是詹世勛矯勝兆命召義帥次第入斬之
畢而執勝兆北人雜治其獄陳子龍侯岐曾沈廷
揚徐式穀戴武功皆死之有周長吉者亦牽連入

案北人鞠之長吉自承與詹世勛同謀叛非勝北也北人併殺世勛

丁亥六月斌卿又殺忠威伯賀君堯劫其貨君堯帥溫州嘗賊殺禮部尚書顧錫疇為眾論所不與溫敗入閩復至溫之玉環山收其漁稅挾重資來舟山其標將歐興有隙於君堯潛告斌卿斌卿遣盜殺于中途

十二月攻甯波不克甬諸生華夏屠獻宸楊文琦楊文瓚董德欽王家勤使人走舟山約斌卿入為內應斌卿諾之夏等又約義旅之沿海者王翊其帛

書為偵者所得鄉紳謝三賓又訐夏等以實之夏等入獄而島師始至斌卿固無攻城掠地之力徒望內應成功已享其利耳樓舡泊桃花渡仰視城上絕無舉動北人以大炮擊之即退當事詰夏之同謀者夏慷慨對曰此時更有何人無已則太祖高皇帝崇禎先帝耳當事曰然則汝帛書所謂布置已定者何耶夏曰直為大言鼓動人心當事利三賓財欲誣以同謀令夏引之曰三賓齷齪鄙夫建義之事胡可假之三賓搏頰以謝華等皆論死文瓚妻張氏夏妻陸氏獻宸妻朱氏皆自縊死斌

卿既返甚悔其一出刻意為保聚計限民十五以上即充鄉兵男子死妻不得守制田即入官六十無子者收其田產別給口食初舟山田土大半屬內地大户至是不敢渡海盡籍為官田總計合山之田官居其二民居其一斌卿之意併欲收其一分如土司之法為不侵不叛之島夷而已

張名振之喪師而北也斌卿每事侮之遂去舟山而別營於南田平西將軍王朝先亦失歡於斌卿而別屯於鹿頸兩人皆恨斌卿第孥孥皆在舟山未得間也

己丑七月閩地盡陷監國在沙埕名振往迎之與阮進同扈主于南昌旋奉建跳所以處監國阮進軍饑恃昔日破國柱保全舟山之力以百艘泊舟山告急於斌卿斌卿不應又平日喜收海盜為用恣其劫掠有黃大振者善劫獲番舡數萬金以餽斌卿不饜大振無以應之逃匿朝先營內駕危言以動朝先朝先遂與名振^進合謀上疏監國有旨進討斌卿遣將陸瑋朱玖禦之數戰輒敗求救於安昌王恭搗大學士張肯堂上章待罪云不改心以事君者有如此水又議和於諸營曰彼此皆王臣也

兵至無妄動候旨處分

九月二十四日胥會於海上初皆安堵已而陸瑋朱
玖背約出洋阮進疑斌卿之逃也縱兵大掠斫傷
斌卿沈之水中二女從死

十月監國駐蹕舟山歷庚寅至辛卯秋八月發舟山
辛卯九月北師破舟山以巴臣興守之

乙未十一月延平王朱成功遣英義伯阮駿總制陳
雪之圍舟山巴臣興降

丙申八月二十六日北師復取舟山阮駿陳雪之俱
赴海死

丁酉八月二十六日北人以舟山不可守遷其民過
海追之海水之間溺死者無筭遂空其地

外史氏曰當閩浙立國之時誠能悉發舟師一屯
於舟山一屯於崇明相為首尾窺伺長江斷其南
北之援即需其歲月亦可使疲於奔命矣孫恩徐
海以盜賊之智尚能及此而况國家之大計乎逮
夫閩浙既亡窮島孤軍亦何能為以此形勝之地
僅以田島結局悲夫

行朝錄

日本乞師

周崔芝號九玄福清溶潭人也少讀不成去而為盜於海其人饒機智儕輩皆聽其指揮嘗往來日本以善射名與薩摩撒斯瑪王結為父子日本三十六島每島各有王統之所謂東京者乃國王也號曰京王擁虛位而一國之權則大將軍掌之其三十六國王則如諸侯之職撒斯瑪王于諸島為最強與大將軍相為首尾

崔芝既熟日本故在海中無不如意微行至家為有

司迹捕繫獄三年賄吏得解為盜如故久之招撫以黃華關把總稽察商舶

乙酉秋隆武帝加水軍都督副黃斌卿駐舟山

冬十月崔芝遣人至撒斯瑪訴中國喪亂願假一旅以齊之存衛秦之存楚故事望之將軍慨然約明年四月發兵三萬一切戰艦軍資器械自取其國之餘財足以供大兵中華數年之用自長琦島至東京三千餘里馳道橋梁驛遞公館重為修葺以待中國使臣之至崔芝大喜益備珠璣玩好之物以悅之參謀林籥舞為使期以四月十一日東行

籥舞將解維而斌卿止之曰大司馬余煌書來此吳三桂乞師之續也崔芝怒而入閩

福州既破鄭芝龍劫眾議降安昌王恭棖尚書張肯堂侍郎朱永佑忠威伯賀君堯武康將軍顧乃德皆言不可崔芝涕泣謂芝龍崔芝海隅亡命耳無所重輕所惜明公二十年威望一朝墮地為天下笑請得効死於前不忍見公之有此興動也抽刀自刎芝龍起而奪之後數日芝龍竟去

丁亥三月崔芝克海口鎮東之城遣其義子林臯隨安昌王乞師至日本不得要領而還

戊子御史馮京第謂黃斌卿曰北都之變東南如故
并使東南而失之是則借寇之害也今吾無可失
之地比之前者為不倫矣斌卿於是使其弟孝卿
同京第往至長琦島其王不聽登陸先是西洋人
為之天主教者入日本日本故佞佛教人務排釋
氏且作亂於其國日本發兵盡誅教人生埋土中
者無筭驅其舡於島口陳家河焚之絕西洋人往
來於通衢置銅板刻天主像於上踐踏之囊橐有
西洋物即一錢之細搜得必殺無赦當是時西洋
人復伏大舶載炮而來與日本為難日本講解始

退退一日而京第至方戒嚴於外國京第即於舟
中朝服拜哭不已會東京遣官行部如中國巡方
御史禿頂坐籃輿京第因致血書撤斯瑪王聞長
琦王之拒中國也曰中國喪亂吾不遑恤而使其
使臣哭於吾國吾國之恥也與大將軍言之議發
各島罪人京第還日本送洪武錢數十萬蓋其國
不善鼓鑄但用中國古錢舟山之用洪武錢自此
始孝卿假商船留長琦長琦多官妓皆居大宅以
綾幔分為私室每月夜各室懸琉璃諸妓各賽琵琶
中國之所未有孝卿忘其為乞師而來者見輕

于其國其國發師之意亦荒矣

己丑冬有僧湛微自日本來為蕩胡伯阮進述請兵不允之故且言金帛不足以動之誠得普陀山慈聖李太后所賜藏經為贄則兵必發矣進與定西侯張名振上疏監國以澄波將軍阮美為使上親賜宴十一月朔出普陀十日至五島山五島山與長琦相對差距一程是夜大風黑浪兼天雨紅魚不知所往十二日見山舵工驚曰此高麗界也轉帆而南又明日乃進琦凡商船至國例撥小舡稽出入名曰班舡阮美諭以焚策乞師其王聞之大

喜既而知舡中有湛微者則大駭初湛微之在日本也長琦島有三大寺一曰南京寺中國北僧居之一曰福州寺閩浙廣僧居之一曰本寺本國僧人居之南京寺住持名如定頗通文墨國人重之湛微拜其位下湛微所能不若其師而狡獪多變乃至一島名朦泉其島無中國人往來不辨詩字之好醜湛微得妄自高大惡扎村謠自署金獅子尊者流傳至東京大將軍見之曰此必西洋人為天主教者潛入吾國急捕之以其為江西僧逐之過海日本不殺大唐僧有犯法止于逐再往則戮

及同舟湛微欲以此舉自結于日本阮美于是始知為其所賣也遂載經而返然日本自寬永享國三十餘年母后承之其子復辟改元義明承平久矣其人多好詩書法帖名畫古奇器二十一史十三經異日價千金者細載既多不過一二百金故老不見兵革之事本國多忘備豈能渡海為人復仇乎即無西洋之事亦未必能行也

外史氏曰宋之亡也張世傑嘗遣使海外某國借兵陳宜中亦身至占城借兵崖山既陷兩國之師同日至遂不載而返今日之事何其與之相類耶

忠臣義士窮思極計海水不足較其淺深若徒以利害相權如余煌者真書生之見也

行朝錄

四明山寨

四明山在漢晉以前通為謂之天_台其後分裂天台以為四明蓋周圍八百里連山疊嶂谿險之極唐咸通元年裘甫裨將劉從簡率壯士五百奔至大蘭山據險自守諸將共攻破之大蘭山即四明之山心也則四明之為山寨也舊矣

丙戌六月浙東師潰黃宗羲時率師渡海規取海鹽海甯二城報至而還十日散遣餘衆願從者歸安茅瀚梅溪汪涵二帥以五百人入四明屯於仗錫

其意結寨固守徐為航海計宗義因戒二帥聯絡山民方可從事二帥違節制取糧近地二十日宗義令二帥守寨出行旁舍山民相約數千乘二帥不備半夜焚仗錫寺士卒睡中逃出盡為擊死二帥被焚

丁亥餘姚人王翊王江聚兵于沿海為黃斌卿內應斌卿攻甯波不克而去翊遂入四明

戊子三月翊破上虞殺攝印官浙東震動北人合兩郡之師由清賢嶺入義師屯丁山以待之待久而弛按甲空券北師驟馳之義師狼狽失措一時為所屠者四百人有孫說者聞丁山敗救之中流矢死直立不仆

御史馮京策自湖州軍破亦間行至四明與王翊合軍杜魯守關馮牙軍容甚整北撫勒兵東渡下教鄉聚團練攻杜魯破之其別部邵不倫亦見獲京第匿民舍翊以四百走天台依定遠將軍俞國望翊謂諸將曰是皆團練之罪也北兵雖健吾視其銳則避之懈則擊之非團練為之嚮導彼敢行險道如平地乎然北兵團練豈能相守吾卒雖殘其破團練尚有餘力乃自天台至四明擊破鄉聚之

團練者隨道收兵至萬餘人而京第亦出
己丑春又破上虞走其知縣得縣印當是時浙東山
寨蕭山則石仲房會稽則王化龍陳天樞台州則
余國望金湯奉化則吳奎明袁應彪皆擄掠暴橫
而平岡張煌言上虞李長祥又單弱不能成軍惟
王翊一旅蔓延於四明八百里之內設為五營內
司王江則專主餉勸分富室單門而下安堵如故
履畝而稅人亦無不樂輸者平時不義之徒立致
重典異時巡方訪惡徒為故事翊所決罰人人稱
快浙東列城為之晝閉胥吏不敢催租縛民郡縣

長吏惴惴以保守一城為幸皆薦誠講解翊計天
下不能無事待之數年庶幾為中原之應也自上
虞出東狗奉化北帥方攻吳奎明奎明力不支而
遁北帥追奔至河泊所翊卒遇之而戰北師大敗
六月上駐蹕建跳所分使使山寨拜官授翊河南道
御史王江戶部主事左副都御史某上言諸營文
則稱都御史侍郎武則自稱將軍都督未有三品
下者主上嘉其慕義亦遂因而命之惟王翊不自
張大僅授御史御史在承平固為顯要而非所論
於今時諸營小或不及百人大亦不過王翊一部

今品級懸殊以之相臨恐為未便大學士謝訢春
吏部尚書吳鍾巒皆以為然定西侯張名振持之
不肯下初諸營迎表皆因名振以達獨翊不關名
振名振不樂曰侯王翊之來吾為上言之也翊朝
行在睹其軍容陞右僉都御史翊曰吾豈受定西
侯鈐鍵哉山海久不甯有為北人謀者曰此皆失
職之所制苟招撫而官之無有不願解甲者矣會
稽人嚴我公知之偽為告身銀印曰請自隗始遂
俾以都御史招撫山海湖州柏襄甫會稽顧虎臣
皆降我公將渡海發使者入四明山翊之前營黃

中道曰嚴我公動搖山海甯可使之達行在哉烹
其使分羹其營曰敢受招撫者其視此我公踉蹌
去

庚寅三月翊朝行在陞兵部左侍郎

八月翊破新昌拔虎山

九月北師將攻舟山惡翊中梗金師由奉化入田帥
由餘姚入會師大蘭山帳房三十里遊騎四出以
搜伏聽者翊避之於海馮京第以病不能行匿鶴
頂山為其降將所致害於甯城

辛卯七月翊還山中所留諸降將殺且盡二十四日

大星墜地野雉皆鳴為團練兵執於北溪過奉化賦絕命詩入見海道海道請觀絕命詩授筆於翊其詩結句平生忠憤血飛濺於羣虜書畢引筆以槌海道而出北師將會定海繫翊以待每日從容束幘掠鬢修容謂北人曰使汝曹見此漢官威儀也

八月二十三日北師畢集陳督訊之翊坐於地上曰毋多言成敗利鈍天也汝又何知劉帥注矢射之中肩田師中頰金帥中脇翊不稍動如貫植木絕其吭始仆從者二人亦不跪掠之則跪而向翊北

人見之皆泣下曰非獨王公忠也即其從者亦義士也

王江之母為金帥所得以招江江削髮為僧見金帥於杭問訊而已安置省城母以天年終江買一妾其妻日夜勃蹊鄰人皆厭之江憐妾而出其妻妻亦攘袂登車數江而去聞者盡薄其為人一日江出鄰人以其妾在不疑既而不返始知向者以術脫其妻也江既得逸遂與名振引師入長江登金山遙祭孝陵題詩痛哭丙申江復與沈調倫聚眾四明山聲勢浸衰調倫見獲被害江亦病創而卒

自此十有九年山中無事甲寅冬復嘯聚半載而平然皆無遠大之志也
外史氏曰四明山非進取之地也其始之欲寨也者亦如田橫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之意不意後逆踵其成跡割裂洞天殊無足取雖然王翊之死與田橫又何遜焉

行朝錄

永曆紀年

永曆皇帝諱由榔端王常瀛第二子也神宗之孫崇禎十七年甲申十一月端王薨隆武元年乙酉封上為桂王其詔有天下王之天下語福京不守兩廣總督丁魁楚廣西巡撫瞿式耜以二年丙戌十月初九日奉上監國于肇慶府十八日即帝位改明年為永曆元年以府署為行在追崇端王為端皇帝上太妃尊號王氏曰孝正皇太后馬氏曰慈甯皇太后立妃王氏為皇后加魁楚兵部尚書式

耜吏部尚書俱兼東閣大學士封潯梧總兵李明忠武靖伯時紹武建號廣州遣兵爭山水式耜署兵部事出禦之總督林佳鼎率舟師輕進敗沒于峽口報至百官逃竄上亦奔梧州皇太后賢明通書史故辭羣臣不欲令其子稱帝至是召科道李用楫程源等詰責之已知閣部師全諸臣皆伏地請罪奉上再下肇慶然地勢單弱人心震驚乃遣靖江伯嚴雲從扈三宮至桂林

十二月十五日北兵破廣州二十五日事聞上駕小艇上西峽

永曆元年丁亥正月朔上駐蹕梧州知州陸世廉為上集役夫北進府江丁魁楚棄上走岑溪大學士李永茂晏日曙太僕田芳等走博白李用楫先差交趾瞿式耜妾媵衆多逗遛梧江惟左都御史王化澄戶部尚書吳炳翰林方以智文選郎吳貞毓給事中唐鉞御史程源中書吳其雷洪士彭掌錦衣馬吉翔扈蹕

二月上至桂林以吳炳方以智為東閣大學士北帥李成棟盡銳而西直抵平樂桂林震動有余龍者故江上盜也衆萬餘出沒甘竹灘廣州陷建義者

多從之。其勢益張。是月，焚北舡百餘于東莞。遂突廣州北，撫佟養甲堅壁不出。檄成棟還師禦之。三月，瞿式耜自梧州至，議上幸武岡州，而自留守桂林。加式耜太保中極殿大學士，封臨清伯。方以智棄妻子入山為僧。上發桂林，以王化澄、吳炳典閣務、兵部右侍郎、張家玉舉人、韓如璜、建義攻東莞。北令鄭霖開門以應。李成棟率水陸師至。家玉棄城以舟師屯杜樞村。村近新安。北令走家玉，令諸生陳大赤領縣事。兵科給事陳邦彥亦建義于高明。使其門人馬應房以舟師困順德。李成棟敗，余

龍于黃連，應房迎戰死之。

四月上，至武岡州，以嚴起恒為東閣大學士。

河南湖廣流寇曹忠、建王、朝浚等來歸，悉賜五等爵。晉何騰蛟總制，世襲定興侯，駐衡州。巡撫堵胤錫駐長沙，聲勢頗振。

張家玉使張元瑩、陳瑞圖拜表于上，進家玉兵部尚書，提督嶺東軍務，右副都御史。

北兵破杜樞村，韓如璜死之。李成棟圍新安，家玉棄城間道走博羅。

六月，大學士陳子壯、建義於九江村，與陳邦彥攻廣

州克之先是邦結降北廣州衛指揮楊可觀楊景燁為內應又收花山盜三千人偽降北以守東門約以是月之七日三鼓內外並起而子壯先期以五日舟師薄城謀洩佟養甲捕可觀等誅之并誅花山盜之守東門者時城內兵力單弱養甲登城見旌旗蔽江嘆曰其死于是乎左右曰與其坐而死毋甯戰死養甲奮勇出戰發巨礮以擊陳舟舟遂退北風大作養甲乘風追之子壯大敗于白鵝潭李成棟亦自新安至子壯退保九江村又棄九江入高明與監軍道盜麥而炫知縣朱實蓮嬰城

固守邦彥亦退會清遠指揮白曹燦反正迎邦彥率師赴之張家玉破博羅

八月十四日北兵逼行在先是楚鎮劉承胤用迎鑿功封安國公與內監王坤交關迫脅主上皇太后刺血寫詔召住劄古坭商丘伯侯性入衛性遣部將謝復榮奉上及三宮斬關出承胤引兵進躡相距三里復榮請上疾馳而身自斷後抵死力戰與其卒五百人俱死王家堡上徒步二十里足疲不能前危在頃刻會侯性率兵奄至上御小轎先發性陣峽口承胤引去上已兩日夜不食夜宿羅家

店越五日抵古坭晉性祥符侯

李成棟用四姓賊鄭昌等為嚮導至高明城下發礮破其城殺朱實蓮於南門樓陳子壯麥而炫被執二十七日李成棟圍博羅穴城置轟發之城陷張家玉走增城圍之九月十日李成棟救增城家玉扎三營于城外成棟令杜可義閔永和分攻之城內亦突圍出戰將士死數千人無降者火藥盡家玉乃與諸將痛飲夜投壕水而死成棟又以水陸二萬爭清遠城破陳邦彥猶率兵巷戰力屈赴水北兵出之檻送廣州陳子壯至廣州臨刑罵不絕

口麥而炫從死是日佟養甲命何吾驪黃士俊李覺斯葉延祥王應華伍瑞隆關捷先陳世傑等觀之養甲問諸公畏否皆鞠躬曰畏亦有改容詫曰真忠臣真忠臣又數日而陳邦彥及總兵曹天奇至亦罵而死陳子壯張家玉陳邦彥事雖不成然牽制成棟不得西上而翠華得苟安桂林武崗之間者三人之力也

十一月上至象州欲幸南甯為新興伯焦璉兵所阻復返桂林百官幾散大學士王化澄吏部左侍郎吳貞毓從間道扈三宮入南甯

十二月三日、上至桂林、靖江王亨歡迎上而泣、瞿式耜嚴起恒為相、賊將郝搖旗降于何騰蛟、封永成伯、賜名永忠、避北師、從衡州奔桂林、欲入城、式耜拒之。

永曆二年戊子正月丁酉朔、上在桂林。

二月二十三日、夜郝永忠斬關而入、劫上于寢、裸體置城外、細縛百官、掠其財貨而去、馬吉翔為上具冠服、襪被而行。

三月十日、上至南甯、扈蹕者大學士嚴起恒、馬吉翔、兵部尚書蕭琦、給事中吳其靄、洪士彭、許兆進、尹

三聘七八人耳。

柳潯二府為慶國公陳邦傳所據、不貢賦、稅行朝資用乏絕、大學士起恒乃署吏部、開選邕城二十四土州、檳榔、鹽、客、樂、戶、皆列官籍。

四月乙未朔、皇子生。

十日、李成棟以廣東反正、遣洪天擢潘曾緯、李綺三人、賫奏請駕幸肇慶、成棟在北大有功而受佟養甲節制、心不能平、故所收兩廣印信不下五千顆、獨取總督印藏之一、愛妾揣知其意、勸之舉事、棟撫几曰、如松江百口何、成棟嘗帥松江、其孥帑在

馬妾曰、吾敢獨富貴乎、請先死軍前、以成君子之志、遂自刎、成棟哭曰、吾乃不及婦人、密與布政袁彭年僉事張調鼎謀之、輦金十萬賂要人以取孥、孥之在松江者、事將發、而金聲桓以南昌變、聲桓逆流以攻贛州、贛帥高進庫故興平伯高傑兒子也、求援于粵、佟養甲命成棟往、布政移餉八萬兩、逼餉彭年故不發、由是得以為辭、時歲大旱、羣盜滿山、成棟陰結其渠魁、謂養甲曰、贛旦暮亡、粵又寇深如此、嶺外斷不可保、彼聲言復衣冠三字耳、盍姑許之、以靖亂乎、養甲猶豫、決成棟故、令群盜

逼城下、呼聲動天、以怵之、養甲出示安民、成棟請權停順治年號、養甲于榜尾、但書甲子、成棟既得此榜、而已所出直書永曆二年、養甲見之愕然、然業已無可如何、兩司官諷養甲印授成棟、成棟下令兵民解辦、以所藏印印表文上之、詔封養甲為襄平伯、兵工二部尚書、成棟、惠國公、袁彭年、左都御史、金聲桓、藏表佛經中、亦遣使至、聲桓故左良玉之部曲、隨良玉子夢庚降附、俾守江西、督撫以其降將輕之、從之取賂不得、聲桓移居、嘗改胡服、督撫因言前朝舊將皆不可用、聲桓使人追之中

途得其書置酒召巡撫以書示之即於座間殺巡撫而反詔封豫國公兼兵部尚書遣吳貞毓以吏部侍郎兼左都御史使成棟自兩省反正士人輻輳而至王化澄復相朱天麟為東閣大學士晏清為吏部尚書張鳳翼兵科兼翰林院張佐宸文選司郎中黃雲衮行人潘駿觀兵部主事龐天壽作司禮監

八月癸巳朔上至肇慶成棟迎于百里外儲黃金千兩白金十兩及綵貯以備賞賚政無巨細皆受成于成棟

詔贈陳子壯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番禺侯謚文忠張家玉少保武英殿大學士吏部尚書增城侯謚文烈陳邦彥兵部尚書謚忠愍

十月十日佟養甲代祭興陵上令李元胤磔之江中養甲密表于北李成棟搜得之

十二月成棟率師出南安面奏南雄以下事諸臣任之廈關以外事臣獨任之當是時朝臣各有黨自廣州來者吏部侍郎洪天擢大理卿潘曾緯學道李綺兵部尚書曹燁工部尚書耿獻忠通政使毛毓祥為一黨自廣西來者嚴起恒王化澄朱天麟

王輔臣吏部尚書晏清侍郎吳貞毓給事中吳其
雷洪士彭雷得復尹三聘許兆進張起為一黨自
各路來者左副都御史劉湘客禮部尚書劉燦吏
科都給事中丁時魁兵科都給事中金堡戶科都
給事中蒙正發禮科都給事中李用楫吏部文選
司郎中施以敬光祿寺卿陸世廉太僕寺卿馬元
禮部儀制司郎中徐世儀為一黨翰林陳世傑驗
封司郎中吳以進給事中李貞御史高賚明太僕
卿楊邦翰職方郎中唐元楫以廣東人又為一黨
然行朝之權盡歸李元胤本姓賈為成棟養子以

守舍留肇慶朝士爭趨其門其尤甚者謂之五虎
袁彭年為虎頭丁時魁為虎尾蒙正發為虎矢劉
湘客為虎皮金堡為虎牙廣東一省大小官員非
奉成棟咨不得擅除桂林平樂則瞿式耜為政慶
遠柳州則焦璉為政潯南思大則陳邦傳為政而
通政司上疏陳乞職者猶日以千計內閣票擬只
有着議具奏四字選司掌銓亦無出選之地徒有
空名而已

永曆三年己丑正月庚申朔上在肇慶

十三日大學士朱天麟罷陳邦傳故潯梧叅將也冒

功封富川伯。又以迎駕封思恩侯。成棟反正先疏入告。進爵慶國公。官其子陳曾禹至右副都御史。駕過潯州。邦傳挽留月餘。求守潯州。如瞿閣部故事。上不許。許以居潯梧。而致賄于誥。敕中書張孟完使以守。守易居字。為言者追改。然邦傳進疏。則直稱世守。當成棟未反正時。邦傳潛通降表。以故為成棟所輕。兵科給事中金堡承風指劾之。邦傳辨疏。謂皇上蒙塵二年。並無一位兩衙門。何今日議論紛紛。若是以臣為無兵無將。請即遣金堡為臣監軍。以觀臣十萬鐵騎。天麟票擬。金堡從來朕亦未悉着。即會議。丁時魁堡之黨人也。怒曰。堡論邦傳。即請監紀。堡又論郝永忠。若請其頭。亦與之。耶率科道官十六人。直入丹墀。大聲疾呼。繳印于內閣。上方燕語。聞變震驚。翻茶沾服。急諭諸臣。照舊供職。天麟即日罷相。然天麟但言會議。固未嘗出金堡于邦傳也。第金堡往日臨清受官于李賊。發其從來。是所深忌耳。

二十八日起舊輔何吾騶黃士俊入直。

二月七日。李成棟何騰蛟敗。問至。當金聲桓之反正。南都震動。東流而下。鮮不克矣。乃為聲桓謀者曰。

以甯庶人失策于一往使新建伯得制其後故聲
桓發兵先攻贛州贛師高進庫謂之曰吾不動以
待汝汝得南都則吾以贛州下聲桓不聽急攻之
久之而各省援師集于南昌李成棟方欲夾攻贛
州聲桓之攻贛者首尾牽制失利而返高進庫以
方勝之師還拒成棟退走信豐兵潰不可制成棟
斷後策馬渡河馬不勝甲而沉兵部尚書張調
鼎監軍道姚生文俱死于亂兵成棟死而金聲
桓亦亡何騰蛟開府于長沙之湘潭縣湖南北
列十三鎮多以降將為之時規時服騰蛟仁愛有

餘而雄斷不足諸將跋扈不用命北兵至湘潭不
守遂見執害于大步橋下贈騰蛟中湘王成棟甯
夏王進李元胤車騎將軍南陽伯

四月孫可望遣龔鼎獻南金名馬移書求親王名號
初張獻忠伏誅其勁旅尚有四部曰孫可望李定
國劉文秀艾其能皆去獻忠偽號自稱將軍可望
曰平東定國曰安西文秀曰撫南其能曰定北而
奉黔國公沐天波以討定諸夷可望年差長又稍
知文墨故位第一定國以才能次之文秀其能又
次之然實等夷無統屬也既而其能死其將馮雙

禮主營事可望寵之以術既兼兩部浸浸欲自大矣當諸軍之從貴陽入滇也貴陽不置一守有皮熊者以其軍入之報稱恢復黔省進爵貴國公駐平越大學士王應熊還自京師開幕府于遵義王祥為所委任應熊死而祥據遵義亦進爵忠國公各疏告行在言今之入滇者為張賊餘孽名雖向正事豈革心朝廷毋為所愚然兩帥接壤時相構釁亦不能有所效力及滇使至朝廷以為不可不行封賞時金堡言祖制無異姓封王者于是遣武康伯胡執恭以侯爵往封執恭者紹興人私計滇

兵強盛且欲自結於孫可望謂春秋之義大夫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乃矯詔封可望為秦王可望亦知其偽具疏辭金堡蒙正發皆劾執恭罔上朝議大譁然勢不可已但改封荆郡王賜姓名曰朱朝宗定國亦賜名曰李如靖文秀曰劉若琦而可望終莫秦王言臣惟一意辦賊成功之日始敢議及封爵耳定國等亦辭賜名可望雖不受爵然已張皇其稱土司之攝服軍威者進修貢獻已倣親王禮行事沐天波亦謙讓不敢以公爵均敵滇土畧定而北師下沅張光璧侯天

爵退師黔境可望遣許世臣詣行在請出師陳義
慷慨有為上言者曰不若賜之璽書直云皇帝致
書秦王則前此葛藤斬斷方可使之盡瘁也上從
之可望即具疏謝恩

五月四日慈甯皇太后垂簾召何吾騶金堡為之解
釋先是正月堡叅吾騶謂與司禮監夏國祥彼呼
此應有若桴鼓皇太后恐吾騶不安其位故解之
六月左都御史袁彭年去彭年生母死不肯丁憂慈
甯皇太后以祖制所無不許

七月李賊之部曲降于何騰蛟也李過賜名赤心封

興國公高必正封鄖國公營名忠貞騰蛟死為大
學士堵胤錫所撫湖南北既失赤心等由榔桂竟
趨梧州欲入廣東胤錫力主其議李元胤曰吾輩
做韃子時公不來復廣東今反正後乃來爭廣東
乎皇上在此他來何為胤錫語塞而止

八月黃士俊何吾騶罷時臺諫橫甚金堡等以李元
胤為東援瞿式耜為西援嚴起恒為內援焦璉為
外援朝政一手握定動輒白簡政府惴惴充位疏
未上先商票擬政府置府底薄以待之任其改削二
輔入直以來彈章盈篋至是告歸

九月嚴起恒獨相

封朱成功為延平王閩海至是始用永曆年號

永曆四年庚寅正月乙卯朔上在肇慶北兵破南雄
七日報至百官爭竄家丁沿途殺人九日上登舟
十三日解維

二月甲申朔上至梧州駐蹕水殿李元胤留守肇慶
戶部尚書吳貞疏詹事兼禮部侍郎郭之奇兵部左
侍郎程源右侍郎萬朝禮科都給事李用楫戶科
右給事張孝起吏科給事朱士鯤戶科給事李日
煒御史朱統鎬王命來陳光胤彭佺合疏論袁彭

年金堡丁時魁蒙正發劉湘客罪奉旨彭年反正
有功免議餘下錦衣衛獄掌衛事張鳴鳳鞠之嚴
起恒請對於水殿不得入率諸臣伏沙灘求免
刑程源立舟側揚言曰金堡即昌宗之寵方新仁
傑之袍何在兩語便當萬死其聲達慈甯舟中蓋
堡駭御史呂爾璵奉旨疏臣何人也爾璵何人也
以仁傑之袍賭昌宗之裘志士為猶為快快顧肆言
無忌也獄具堡邊遠時魁附近各充軍終身湘客
正發徒三年各贖上登位三年至是始見聲色
上憂東事急調鄖國公高必正赴援

五月十三日必正與興平侯黨守素率兵自梧州來朝李元胤亦自肇慶來時嚴起恒已去三帥請手敕往平浪追還慈甯皇太后垂簾召三帥賜對元胤伏地請死曰金堡等非臣私人果有罪皇上何不處之于端州今若此是臣與堡等為黨也向以封疆急不敢請罪今事稍定請正臣罪上慰免再三曰卿大忠大孝朕不疑卿元胤曰皇上既不疑臣何故以處四臣之故賜臣冊書令臣安心辦事乎皇太后曰卿莫認金堡等是好人卿如此忠義他却謗卿謀反元胤曰說臣謀反還是有本還是

面奏還是傳言上不答必正曰皇上重處堡等是也但處堡等之人不如堡等處堡等之後亦無勝于堡等之事太后曰只滇封一事豈非金堡誤國諸臣皆不敢對

孫可望自賜璽書之後儼然親藩體統凡諸軍悉曰行營設立護衛曰駕前官自稱曰孤曰不穀文書下行曰秦王令旨各官上書曰啟稱李定國劉文秀曰弟安西李弟撫南劉其下稱之皆曰國主皮熊在黔畏其相逼遣官李之華通好稱盟可望致書曰貴爵坐擁貔貅戰則可以摧堅銳守則足以

資保障獨是不肖有司罔知邦本征派日煩民生
日感黔中乃出兵之途甯無救災恤憐之念以為
假道長發之舉若黔若滇總屬朝廷封疆留守留
兵無非綢繆糧糗惟欲與行在聲息相通何可有
一毫私意于其間若祇以一盟了局為燕雀處堂
之計非不穀所望于君子矣能得書愈懼避之苗
寨黔中院司道官會請前軍都督白文選入省可
望下教安定之道遂下平越收其軍令所屬文武呈
繳濫劄武職加授總鎮叅遊文職加授監軍督餉
部卿僉憲槩行裁革

王祥招烏合六七萬分為三十六鎮與滇兵一戰于
烏江河而大潰祥避死真州遂下遵義

九月北帥孔有德將攻桂林諸將望風而遁城陷大
學士瞿式耜兵部侍郎張同敞不屈死之

十月得瞿式耜遺表云本月五日開國公趙應選傳
塘報知嚴關已陷在城衛國公胡一青甯遠伯王
永祚綏甯伯蒲纓武陵侯楊國棟甯武伯馬養麟
俱遁城中一空酉刻督臣張同敞從江東泗水過
江至臣寓臣謂同敞子無留守之責可以去同敞
正色曰死則死耳即于是夜明燈正襟而坐六

日辰刻、噪聲始至靖江府前、再一刻直至臣寓、臣與同敞危坐中堂不動、忽數騎持弓刀突至、執臣與同敞而去、時大雨如注、臣與同敞從泥淖中行、至則孔有德已坐王府、靖江父子亦以守國未曾出城、業已移至別室、臣等見有德不拜、有德亦不强、溫言諭臣等降、臣與同敞曰、吾二人已辨一死于爾、兵未至之前、正以死于一室、不若死于大庭耳、明日被害、當被殺時、式耜欲入與妾訣、同敞牽臂止之曰、徒亂人意耳、遂行、廣州亦先四日為北帥尚可喜所破。

上登舟幸潯而陳邦傳叛、上初過潯、邦傳留之月餘、欲挾帝以自重、至是乃謀劫駕。

十二月上舟衝雨而過、邦傳不及發、乃劫百官鹵簿之舟在後者、文武墮水死者、董英、許玉鳳、潘駿觀、以上鹵簿僭陳營中。

十六日、上幸潯州、戶部侍郎陳圭來迎、二十八日、駐蹕南甯。

永曆五年辛卯正月乙酉朔、上在南甯受朝賀十日、祀太廟、詔大學士兼吏兵二部尚書文安之督師、經畧楚豫、賜尚方劍便宜行事。

二月孫可望遣滅虜將軍賀九義總兵朱養恩張明恩張勝等入衛。楚雄道楊畏知自滇中來朝。詔進東閣大學士入直辦事。

三月三宮上田州二十五日賀九義修行宮為上駐蹕。

四月朔祀太廟。

十二日慈甯皇太后馬氏崩于田州十四日訃聞十七日成服二十三日奉安靈主于慈甯宮喪禮以日易月。

五月十八日敕鴻臚寺頃以大行孝正莊翼康聖皇太后喪憂戚之中不遑視政今值服除當面與輔臣商決政事兼行日講該寺即傳工部修中極殿翰林院舉堪任日講起居注員名以二十七日舉行。

六月上足患疾。

七月朔祀太廟十五日中元遙祭祖陵十日葬孝正皇太后于兩江之宋村山。

二十五日陳邦傳引兵入寇上欲移蹕群臣以兩江黃茅瘴癘秋甚于夏宜俟霜降後允之賀九義等出師柳慶。

九月梧州來賓遷江告急二十八日上登舟

十月七日上幸新甯州

十一月李元胤等迎駕請幸防城不允

十二月北師犯遷江逼賓州五日幸瀨灘七日南甯陷太僕寺少卿丁元相戶部員外郎楊禹甸死之上登陸焚舟楫踉蹌失次扈蹕官員相失將至鎮安會孫可望遣兵遣兵討皈朝叛夷總兵高文貴黑邦俊狄三品等相率扈蹕

永曆六年壬辰正月癸酉朔上野次三日至皈朝十一日發皈朝十二日次富川十三日次沙斗十四

日次西洋江十五日次寶月關十六日至廣南孫可望遣總兵王愛秀迎駕上言臣以行孤處僻粵再次迎請未奉允行然預慮聖駕必有移幸之日所以先遣各營兵馬肅清夷氛道路無碍廣南雖云內地界隣交趾尚恐夷情巨測臣再四思維惟安隆所為滇黔粵三省會區域郭堅固行宮修葺一切糧儲可以朝發夕至莫此為宜上是之蓋可望兩三年內既定滇中又復經營黔中至此已有成緒

二十五日上發廣南次童卜二十六日次晒利二十

七日次鼎貴二十八日次加浦二十九日次那羊
三十日次侄堂

二月癸卯朔次呼馬二日次扁牙三日次板屯四日
次板橋五日次崗沙六日至安隆所詔改安隆所
為安隆府九日遣太常少卿吳之俊賫璽書至滇
五月孫可望分道出師李定國下楚征虜將軍馮雙
禮副之劉文秀入粵討虜將軍王復臣副之以楚
地攻戰尤急選兵俱隸定國

七月四日定國率諸軍克桂林北帥定南王孔有德
赴火死俘其子庭訓及叛將陳邦傳陳思禹初定

國駐軍武崗馮雙禮駐軍寶慶沅靖屢捷沈酋敗
遁大師可乘勝南下而虞有德之躡其後于是令
諸崗諸營出新甯寶慶諸營出祁陽合趨全州分
遣西勝營張勝鐵騎右營郭有名率精兵由西延
大埠頭便道取嚴關嚴關者所由入桂林之要道
也馮雙禮更統前軍都督高存恩鐵騎前營王會
武安營陳國能天威營高文貴坐營靳統武合兵
八萬先進兵至驛湖猝遇北騎萬餘南師迎戰斬
其驍將李四北遂奔南師遂薄全州定國統右軍
都督王之邦金吾營劉之講左協營吳之聖武英

營廖魚標竒左營卜甯合兵十萬繼進聞驛湖捷報傳令全州曰無急攻懼其奔逸而併力于桂林也令未至全州已下定國軍過全州令急過無入雙禮諸軍亦出城合進時張勝郭有名已至嚴關與大軍相距十里約曰敵至則舉炮傳警毋下關順大軍至始戰薄暮聞炮諸軍擬赴之定國曰無庸俟之寂然蓋有德聞驛湖之敗遣衆數萬馳救全州不意南師已營關上會日且暮退去初五日北師至關張勝等傳炮大軍蓐食而前戰于關下北師銳甚象儂歸定國斬御象者諸軍奮勇前進

象亦突陣北師大潰斬戮不可勝計天大雷雨橫屍遍野追及于大榕江有德急入桂林閉城而守大軍三日而至城下守陴者皆潰大軍援梯畢登定國下令屯城上有德奔入府中悵然無一言久之曰已矣其妻曰毋慮吾不死乃囑一嫗攜其子避曰苟得脫度為沙彌無效乃父作賊一生下場有今日耳自縊妾不縊有德遂放火自刎投火中方捷書之發自桂林也其人窮日夜易馬而奔既至貴陽直入殿墀下馬而息僅續卧地不能起探其懷中捷書灌以湯藥久之乃甦于是大宴三日疏

請封典始議犒賞師銀八萬兩已損至六萬已又損至四萬蓋數軍之入楚與蜀也獨可望護衛駕前軍不發駕前固選鋒聞桂林之捷皆生妬心曰此本易殺吾輩獨未得一當耳

數日後定國上虜獲惟孔有德金印金冊人參數相所報官庫財物估價十餘萬遂有媒孽其市恩諸軍者往來使命不絕又多增飾喜怒其間冊封之事行之稍緩

北帥敬謹親王入衡州兵號十萬定國計分其師遣前將軍張虎取辰州北人分兵往救定國身當衡

州遇之河上始戰少却北乘勝追奔南人奇兵間道以搗中堅遂蹶名王十一月二十三日則又傳是日之戰斬敵如屠犬豕手不暇耳駕前軍聞之益輕言北兵不足滅遂議明年春秦王親出師云劉文秀之入蜀也善撫恤軍士蜀人聞大軍至多響應于是重慶敘州諸府縣次第皆復吳三桂迎戰輒敗斂軍以奔趨守保甯南師追攝其後惟恐失敵討虜將軍王復臣曰不可吾師驕矣而彼方致死以驕兵當死寇能無失乎諸軍多不然之至保甯復臣又曰毋圍城圍則師分而弱不聽張先璧

軍其西南先壁號張黑神軍容耀日然未經大敵
三桂登城望之曰獨是軍可襲乃開門出精騎犯
其壘果驚潰轉戰而南值討虜營為潰軍所擾又
間以水勢不復支北又乘勝奮擊之復臣手斬數
人環之者益衆乃曰大丈夫不能生擒名王豈可
為敵所辱遂以刀自刎北人皆驚嘆以為烈士文
秀撤圍而退三桂不敢追曰生平未見如此勁敵
特欠一着耳蓋如復臣所云也報至帝下令曰不
聽謀損大將劉撫南罪應誅念有復城功罷其職
閑住文秀歸雲南諸軍或分守蜀隘或調征楚所
從者不過百餘人而已

是年李元胤往外海招集散亡至欽州為土兵王勝
堂所劫械送廣州不屈而死投屍江中

永曆七年癸巳正月戊辰朔上在安龍府先是孫可
望題請封李定國為西甯郡王兼行軍都招討封
馮雙禮為興國侯奉旨所稱封爵事宜依議行于
是造設儀衛遣簡討方于宣中書楊惺先賫冊往
賞軍萬金行有日矣

是時訛言繁興有傳李定國滋不悅者曰吾奈何受
郡王封當亦如國主有傳諸營偶語者曰秦王下

長沙即改年號受禪讓而以處劉文秀太過咸曰
大功未行厚賞偶敗則膺嚴罰吾等亦何苦捐姓
命又以殺楊畏知立儀注駕前之奉使者多恣睢
不法而言之者法多獲誅從此内外文武咸怨軍心
漸渙不樂為可望用者衆矣楊畏知者陝人為楚
雄道好言王霸之畧故為可望所重及朝行在于
南甯上以孫氏故相之而孫氏反疑其二心于已
歸黔以後所言多不從畏知乃佯狂以示不為孫
氏用又時時醉罵其駕前人可望欲脅之使改命
從軍法逆知必有諫者迨諫者入而駕前人已提

其頭至矣可望恨曰楊公死吾桓文事不成矣儀
注者武爵隆殺體統可望欲以自尊大其故時等
夷多怨之曰天下尚未定奈何為此

是月孫可望出師慨然欲經畧中原其封李定國者
詔使已出黔境復追還之曰孤今出師入楚當面
會安西大慶宴親奉皇上敕以光寵之而衆益交
相論嘆以為此真項羽之刻刻印吝封賞也至有
為定國慮者曰此偽遊雲夢計耳定國涕泣謂其
下曰不幸少陷軍中備嘗夷險思欲立尺寸功臣
扶王室垂名不朽今甫得斬名王奏大捷而猜疑

四起且吾與劉撫南同起雲南戰功具在一旦註
誤輒廢棄于吾忌害當尤甚吾妻子俱在雲南
我豈得已而奔哉諸營聞之有引軍從之者其不
能從者咨嗟嘆息而已

李定國又為書以謝可望可望不意其奔也悵然久
之欲止軍東下然業已督師在道又信駕前言敵
殊易殺故欲親履行間立大功以服衆心耳謀知
敵屯四路口遂欲襲擊之令于軍中曰凡獲敵馬
者悉給之時方四月陰雨延連行三日至四路口
敵驚欲潰南軍殊易之甫斬數人便掠其馬敵睨

軍亂還而搏戰南軍已不成列退保峒口可望亦
念定國既去諸軍有乘是圖之者既不敢嚴督諸
軍前戰諸軍亦以駕前軍奮欲立功不願與併力
凡長沙所已復府縣給印諸官悉撤回楚事大變
矣

八月始有言當招定國者南甯鎮朱養恩言之尤切
可望終忌定國乃與其下謀起劉文秀文秀聞之
單騎入黔私見可望言已無才不願圖富貴可望
強之疏請為大招討仍密遣之還滇

永曆八年甲午正月壬辰朔上在安龍府改雲南省

為雲興府辰州為沅興府沅州為黔興府詔以劉文秀為大招討都督諸軍出師東伐

三月二十六日孫可望殺大學士吳貞毓以下十八人上以久不得出與貞毓等謀以手敕通李定國令之來時左右前後莫非為可望耳目者馬吉翔發其事窮治撰文何人用寶何人奉使何人上亦震驚者數日

四月劉文秀至黔可望祭旗燾畢執爵授文秀文秀言某仗皇上洪福國主威畧諸將士智勇庶幾一日克敵恢復中原若某下劣誠恐不勝

五月七日孫可望單騎出按沅靖諸營徧觀險隘勞恤軍吏十日而畢

七月擇吉由平越道屯于天柱

永曆九年乙未正月丙戌朔上在安龍府封李定國為晉王劉文秀為蜀王

永曆十年丙申正月庚辰朔上在安龍府孫可望將謀劫駕出降經畧洪承疇李定國舉兵敗之奉上駐蹕雲南改為滇都

永曆十一年丁酉正月甲辰朔上在滇都議開緬甸為省以元江土府為總督不果

永曆十二年戊戌正月戊戌朔上在滇都遣使賚璽書從安南出海至延平王朱成功營授張煌言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其餘除授有差徐孚遠隨使入覲由交趾入安隆交趾要其行禮不聽不得過孚遠遂返廈門

十月雲南屬府告急

十二月十五日上發滇都時李定國出禦北師令上隨路避兵

永曆十三年己亥正月癸巳朔上野次四日駐蹕永昌

閏正月十五日上發永昌將入緬時文武官尚肆百餘人兵士數千人十八日次騰越二十日發騰越二十四日遙傳北兵至關三十日發蠻漠

二月壬寅朔次河口水陸分行自上以外從舟者六百四十六人從陸者馬九百四十餘匹十八日上次井梗緬人止之不聽前進二十四日緬王請大臣問故上遣馬雄飛鄔昌時賚敕書往緬王發神宗教書對校不同疑其為偽及見沐國公印信之蓋緬國自萬曆二十二年請救不許遂絕朝貢故所知惟神宗故事也當是時李定國已遣白文選

率兵迎駕至哩哇城下距駐蹕五六十里為緬人
隔絕不相聞文選亦隨拔營而去

三月十七日自沙河口分路陸行者至哩哇對河離
城五六里下營緬人疑其奪國率兵出戰殺傷多
人餘乃散居村落

通政司朱蘊金中軍姜承德縊死

五月四日緬王具龍舟鼓樂遣人迎上五日上發井
亘七日至哩哇城下次于對河八日駐蹕者梗距
城五十里草殿數十間編竹為城宿衛百餘人各
官自架竹木以寓

八月十三日緬王請黔國公沐天波往緬人以八月
十五日諸蠻來貢使黔國以臣禮見誇耀于諸蠻

九月十九日緬人貢新穀

十月戊子朔頒曆于緬

永曆十四年庚子正月丁巳朔上在緬甸上日欲出
緬幸李定國營定國恐以兵來則緬人致難于上
而在上左右者又皆偷安無智之徒以此音塵不
屬

九月定國迎駕屯于近地奏云前後三十餘本不知
曾到否今與緬王約何地交割上以答教付緬人

定國候久無消息復拔營去是時士君子皆散亡所從惟塌茸一二輩馬吉翔為大學士與司禮監李國泰相為唇齒惟恐定國之至于是牢籠文武凡欲某職某銜者俱稱門生吉翔國泰合奏大臣三日不能舉火上怒以皇帝之璽擲之吉翔國泰即推碎分給御史任國璽請東宮開講進宋末賢奸利害書上覽一日國泰惡而去之

永曆十五年辛丑正月辛未朔上在緬甸二月二十八日鞏昌王密遣人賫本至云不敢速進者恐有害必要緬王送出為上策數日後距行在

六七十里架浮橋將渡已而不果

三月有欲殺馬吉翔李國泰奉東宮而出者事覺被害

五月馬吉翔李國泰進宮講書御史任國璽言上年請開講則遷延不行今日勢如累卵禍急燃眉不思出險而託言講貫夫日講經筵必須科道侍班若議軍務則有皇清沐國豈翔泰二人之私事哉奉旨着任國璽獻出險策國璽言能奉主入緬必能奉主出緬今日事勢如此乃卸肩于建言之人乎

太常寺博士鄧居詔、禮部主客司主事王祖望各劾
翔奉不省。

禮部侍郎楊在講書，賜坐在以東宮典璽李崇貴侍
立，不敢就坐。上并賜崇貴坐。崇貴曰：「雖在亂亡，不
可廢禮。」今日蒙上賜，後日將謂臣欺幼主。每講崇
貴出外講畢而入。一日，東宮問在哀公何名，在不
能答。

二十三日，緬酋弟莽猛白弒兄自立，遣人求賀。上不
許。

七月十九日，緬人請吃咒水，即盟誓也。馬吉翔、李國
泰挽百官同往緬人，盡殺之。如松滋王、黔國公沐
天波、綏甯伯蒲纓、皇親王惟恭、吏部尚書鄧士廉
等以下四十二人，緬人又發兵圍行在，上幾自縊。
被殺者甚衆。吉王同妃縊死。宮人命婦縊者不下
百人，盡劫所有而去。二十一日，緬人復修理草殿
奉上居之，曰：「此事非關吾國，因汝各營在外，殺害
地方，犯衆怒耳。」

十一月十八日，上召都督同知鄧凱入宮，謂之曰：「太
后病矣，未知骸骨得歸故里否？」又曰：「白文選未封
親王，馬寶未封郡王，吾負之。滇黔百姓，吾師在彼。」

苦了多年、今不知又作何狀

十二月三日、緬人請上移蹕、皇后皇太子同行、二更渡河、始知其為北人也、明年壬寅、康熙元年二月十三日、至滇城、蒙塵之後、事秘、不知崩日、崩所、或曰、北人或至某驛、上急召吳三桂、三桂不理、夜半聞上怒罵、即殂、落之辰也

行朝錄

賜姓始末

朱成功者、鄭芝龍之子也、母為夷女、原名鄭森、弘光時入南京太學、聞錢謙益之名、執贄為弟子、謙益字之曰大木、丰彩掩映、隆武皇帝即位、年纔二十一、入朝、上奇之、賜今姓名、俾統禁旅、以駙馬、体統行事、封忠孝伯

初、芝龍之為盜也、所居為泉州之東石、其地濱海、有李習者、往來日本、以商船為事、芝龍以父事之、習授芝龍萬金、寄其妻子、芝龍乾沒之、遂召募無賴

為盜于海中久之而所得不貲

崇禎中巡撫沈猶龍招撫芝龍娶日本長琦王族女為妻凡為日本贅婿者例不得歸惟芝龍挈其妻還東石遂為富人甲于全閩第宅縱橫數里沈猶龍母生日芝龍進珊瑚高尺餘飾以珠龍金盞猶龍嘆賞復進一株製生犀黃金為甲每出則百餘人如一人皆錦繡翠羽海外絳紗莫辨其孰為芝龍也

時南安有苟慙惠安有劉香皆稱富強苟慙先亡劉香恃眾不就撫朝命芝龍討之戰于五虎門外之定海所芝龍力不敵香而弟芝虎勇甚望見香乘大艦指揮兵士以輕舟趨艦而上直前取香左右惶急莫敢縱兵香亦勇格虎兵器墮之遂徒手而搏相持入海皆死芝龍既併其眾勢益強盛江右鄒惟璉為巡撫思欲裒之然無以為計也

弘光時封芝龍為南安伯及勸進隆武封平虜侯進平國公北兵入福州芝龍退屯安海樓船尚五六百艘乃為洪承疇所誘必欲降附諸將多不從成功痛哭而諫不聽單騎北去芝龍既降其家以為可免暴掠遂不設備北兵至安海大事淫掠成功

母亦被淫自縊死。成功大恨，用夷法剖其母腹，出腸滌穢，重納之以殮。

丙戌十二月朔，成功大會文武于烈嶼，設高皇帝神位，定盟恢復。

丁亥仍稱隆武三年，移于南澳。勤王者遠近至，軍聲頗震。

五月，于廈門中左所設演武場。

七月，合定國公鄭鴻逵軍圍泉州之桃花山，不克。

十月，從大學士路振飛、曾櫻議，頒明年隆武四年戊子大統曆，用文淵閣印印之。

戊子閏三月，同安、安溪皆下，以吏部主事葉翼雲署同安事。

五月，圍安南縣七十日，不克而返。

八月，同安復陷，葉翼雲及鎮將丘進、金裕皆死之。

九月，成功知永曆皇帝駐蹕廣西之肇慶，遣光祿卿陳士京入朝。

己丑，士京還，自行在封成功為延平王，始稱永曆三年。

六月，漳浦守將納款。

庚寅，成功南下。

辛卯二月、泉州偵廈門單薄、襲破之。曾櫻自縊。諸紳咸避于浯。時成功自南返泉州。襲者始退。

十二月、攻漳浦。知縣某出降。

壬辰正月、海澄守將赫文興舉城降。圍長泰縣。北督陳錦來援。敗之。

二月、復平和。詔安、南靖三縣進圍漳州府。

七月七日、北督陳錦為其內司李進忠等五人所刺。以其首來降。

八月、刑部侍郎王虞石至自五指山。言隆武帝在彼。為僧繼而遣使至廈門。一時故臣皆不能決。

九月、北師金帥援漳島師失利。

癸巳二月、五指山復遣使來存問。諸臣使言隆武帝今離五指。駐平遠縣。將起兵。故臣乃具公疏請敕驗視。卒不可得。

五月、金帥以萬騎攻海澄。遇伏大敗。

六月、島師南下。會潮州守將郝尚文反正。以定海李孟竅署太守事。其屬縣潮陽、惠來相抗。成功赴勦。甲午四月、新朝割漳、泉、惠、潮四郡地。令島師剃髮。不受。潮州復陷。

十一月、發水陸師應西甯王李定國于粵東。

十二月朔復漳州府漳屬十縣降者九獨龍巖不下
泉屬七縣降者六

乙未正月破仙遊攻凡半月

四月援粵之師失利統軍者黃梧降級

五月祭旗大演陸師戈甲耀日集縉紳觀之

六月祭海大演水師

九月南征破揭陽澄海普甯三縣命峻揭陽城毀澄

普

十一月舟山巴臣興舉城降發師已三月阻風至是

始抵城下

十六日北師再遣議和

丙申正月十一日始頒永曆十年大統曆以前年有

戎事也

台州北將馬信棄其城納降于舟山

二月降馬信馮用張洪德俱抵廈門謁成功

五月十日粵師失利歸斬其將蘇茂

閏五月改廈門為思明州

六月二十四日黃梧以海澄叛知縣王元士從之協

將康雄不從斷其手得墮城出

七月五日以忠勇侯陳某為守思明州成功率師北

伐奪閩安鎮斬北將胡希孔生擒百七十餘人二十三日戰于南臺奪橋又明日戰於橋北再勝二十八日戰於教場奪馬二十五匹擒延平叅將張禮

八月四日復連江

二十六日舟山陷總制陳雪之英義伯阮駿俱赴海死

丁酉十二月島山大藥局災

戊戌正月行在以璽書通問

二月遣徐孚遠隨使入覲汎海由交趾至安隆交趾

要其行禮不聽不得過仍返廈門後廈門破孚遠遁跡為北帥吳六奇所藏完髮以死海外生一子扶襯至松江未葬子亦死

成功會師浙海以少司馬張煌言為監軍北伐抵羊山山故有龍洞海船過者必祭以生羊即放山上久而孳乳日蕃見人了不畏避軍士競逐之時天朗波平怪風猝至海船自相縱擊義陽王某溺焉于是返旆

己亥五月全師北指張煌言以所部義從為前驅入江煌言抵瓜州城下明日成功至北師出禦滿漢

死者千餘，乘勝克其城，成功南渡，攻鎮江。煌言沂
長江，未至儀真五十里，吏民迎降。

六月二十八日，煌言抵觀音門，成功已下鎮江水師
畢至。

七月，哨卒七人掠江浦，取之。

五日，蕪湖以降書至，成功謂煌言：蕪城上游門戶，倘
留都不旦夕下，則江楚之援日至，控扼要害，非公
不可。

七日，煌言之蕪湖，傳檄郡邑。江之南北相率來歸，郡
則太平、甯國、池州、徽州，州則廣德，無為、和陽、縣則

當塗、蕪湖、繁昌、宣城、甯國、南甯、南陵、太平、旌德、貴
池、銅陵、東流、建德、石埭、青陽、涇縣、巢縣、含山、舒城、
廬江、高淳、溧陽、建平。凡得府四、州三、縣二十二。而
下流之常鎮屬縣亦皆待時而為降計。其時有大
帥單騎而逃，飯于村店，店惟一老嫗。大帥遑遽問
曰：今代何如？老嫗不_知其為大帥也，合掌向之而
謝曰：聞殺北人盡矣，大帥不敢飯而去。金陵亦欲
議降，未定而謀知，島師疎放，樵蘇四出，營壘為空。
士民釋冰為嬉，用輕騎襲破前屯，成功倉卒移帳。
質明，軍灶未就，北師傾城出戰，兵無鬪志。島師大

敗成功遂乘流出海并撤鎮江之師煌言趨銅陵
與楚師遇兵潰變姓名從建德祁門出中後出天
台以入海

成功

功之敗而歸也以廈門單弱方謀所向中途遇紅
夷船乙隻其通事乃南安人謂成功曰公何不取
臺灣公家之故土也有臺灣則不患無餉矣臺灣
者海中巨島也崇禎間熊文燦撫閩值大旱民饑
上下無策文燦向芝龍謀之芝龍曰公第聽其所
為文燦曰諾乃招飢民數萬人人給銀三兩每三
人給牛一頭用海船載至臺灣令其芟舍開墾荒

土為田厥田惟上其土秋成所獲倍于中土其人
以衣食之餘納租鄭氏後為紅夷所據築城數處
曰雞籠曰淡水曰臺灣此外又有土城數十處臺
灣之城亂石疊高數丈厚丈餘用火煨之化為石
灰融結一塊其門戶為彭湖彭湖水淡水地勢低下
海船至此須易舡而入故險而易守成功往攻臺
灣至彭湖適遇水漲竟以海舡渡直抵城下城中
紅夷不過千餘人他皆鄭氏所遷之民也以火炮
城城堅不受炮灣民導之曰城外高山有水自上
而下繞於城壕貫城而過城中無井泉所飲惟此

一水若塞其水源三日而告困矣成功從之紅夷乞降遂以大船遷國成功王其地辛丑卒時年三十七歲子錦嗣

甲寅三月耿精忠反稱裕民元年招朱錦入據漳泉錦不受耿氏節制與耿氏戰互相勝負猶稱永曆二十八年

戊午精忠降錦於庚申仍歸臺灣

癸亥錦卒子克埭嗣年十二歲不能統領其衆降於清授世爵云

外史氏曰鄭氏不出臺灣徒經營自為立國之計

張司馬煌言作詩誚之曰中原方逐鹿何暇鬥虹梁曰圍師原將畧墨守亦夷風曰只恐幼安肥遯老藜牀皂帽亦徒然曰寄語避秦島上客衣冠黃綺總堪疑即有賢乎鄭氏者不過躋之田橫徐市之間某以為不然自緬甸蒙塵以後中原之統絕矣而鄭氏以一旅存故國衣冠于海島稱其正朔在昔有之周厲王失國宣王未立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上不係于厲王下不係于宣王後之君子未嘗謂周之統絕也以此為例鄭氏不可謂徒然矣獨怪吾君之子匿于其家

而不能奉之以申大義于天下其聞海外尚多人
物當必有說以處此

行朝錄

沙定洲之亂

沙定洲者雲南臨安蒙自土舍也父源崇禎間與阿
迷普名聲同調征水西名聲妻沙源女也無子江
右賈人萬姓有女故娼也聲嬖之遂娶焉生子祚
遠已而名聲祚遠俱死歸于沙氏破數家最後乃
妻定洲定洲之年與其子祚遠相若也定洲遂兼
有蒙自阿迷二司以萬氏為謀主日告訐諸土司
以兵掠之滇中撫按與黔國公沐天波不能審其
曲直兵勢既盛遂輕黔國可取而伐也乙酉與武

定土司吾必奎吾安世約汝以武定叛黔國公必
調吾合兵攻之諸司莫敢難我者必奎如約黔國
公發諸司兵檄蒙自二千定洲以五千赴之至則
必奎已擒定洲大失望會黔國公家奴阮韻嘉徐
中和有異志叅將張國用都司袁士弘亦怨黔國
公二憾密告定洲許為內應當是時諸生于錫朋
饒希之用事黔府中恣為不法大橫兵官李天植
征武定回有二姝皆殊色錫朋奪之天波既犒定
洲軍疏題叅將十二月朔日食天波不受謁二日
定洲入謝阮奴伏甲于內沙兵譟于外以誅于錫

朋為名縱火沐府天波持印踰垣出走母陳太夫
人配焦夫人弟天澤天淵皆遇害定洲劫巡撫吳
兆元具題言沐天波叛沙定洲起兵定之應以定
洲代天波鎮守雲南兆元不可拘之別室奪其印
以偽疏入告福京定洲遂行府事

丙戌發兵圍天波于楚雄天波走永昌以道臣楊畏
知留守而四將軍之師自黔入滇定洲大懼截軍
彌勒陳隔泥關四將軍以兵五萬突之沙兵大敗
四將軍者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奇能是也皆
獻賊部曲張獻忠伏誅去偽號欲迎黔國公以輔

王室既入曲靖。值隆武皇帝遣太監孫興祖調沙兵入衛。四人謂興祖曰。朝廷遠不知滇事。始末今若徵之。是獎亂也。不如討平沙逆。迎還沐爵使之。引兵東南。興祖然之。傳檄至雲南。定洲殺故大學士王錫衮而宵遯。

丁亥四月十八日。城中人執阮韻嘉袁士弘檻送楚雄伏誅。

二十四日。孫李諸軍入城。秋毫不犯。定洲據省城。凡五百五十日。

五月。李定國率師向臨安。庚戌至。壬戌拔之。改阿迷曰開遠。蒙自曰樂新。遣使至楚雄。永昌楊畏知。猶以流賊目之。

六月。四將軍入迤西。畏知迎戰。被執。四將軍解其縛。迎之上座。以為同獎王室。非有他也。俾作書通意于天波。

七月。土司龍在田許秉滔來降。

八月十八日。兵入鶴慶。又分兵入麗江。土知府朱懿迎降。

天波得畏知書。猶不敢相信。遣其子忠顯至四將軍營。曰。但當守永昌足矣。不敢復望故位。劉文秀謂諸

人曰沐世子來猶國公也請以國公之禮禮世子
世子歸以二十騎送之悉返所得沐氏世寶天波
大喜過望

九月沐世子忠顯還永昌二十騎中有兩人歷堦而
上忠顯視之愕然謂其父曰此即撫南劉將軍及
王將軍某也天波乃同兩將軍還滇都車裂于錫
朋徐中和以謝國人

文秀引兵討佯草童佯草童定洲之老巢也有九山
最險碕名溪鳥其外巢曰大莊夷目黑老虎據之
其戰口啣雙口手舞大刀所向無前文秀困之久

不下定國益師往誅老虎

十月四日峒人多出降破之定洲萬氏以歸磔之

外史氏曰沙亂由于萬氏滇人疑其夏姬及獻俘

魑墨竒醜莫不大咲嗟乎亡國者何必褒姒麗姬

哉即褒姒驪姬恐亦未必絕色也

行朝錄

江右紀變

金聲桓者關東人左甯南良王之總兵也乙酉春甯南卧疾其子夢庚舉兵內向以清君側為名破九江屠之甯南憤死四月猝遇清師夢庚以兵降聲桓與馬邑而英王以夢庚北去用聲桓為總兵下江西王體忠副之

王體忠者故闖賊帥也河南人少美姿容善騎射闖賊愛之與以兵所向無敵迨闖賊與清戰賊于潼關師盡潰體忠降因以為副聲桓見體忠而喜盟

為兄弟因以兵徇江西時江西自省城而外多堅
守不下鄉紳之倡義協力者亦所在團結楊廷麟
萬元吉守吉安扼西路傅鼎銓揭重熙守建昌扼
東路尤稱嚴辨金王皆一一擊破之殺益王獲金
寶無數

八月剃髮令下聲桓率兵士皆剃髮時體忠方徇旁
邑歸馬上裹涼幘簪金珀簪顧盼自矜聞剃髮下
令甚愠有不奉法意時聲桓與體忠坐南北察院
開便門通往來相去不數武聲桓乃邀體忠議事
體忠以二十騎往與聲桓議不合聲桓伏兵殺之

裂其屍為五十二騎遂入格鬪殺數人二十騎亦
死體忠之兵通營皆譟兩營合鬪于城中炮箭所
及傷居民無數縱火焚民居幾千百家先是體忠
徇吉安獲七象遂以象兵巷戰向來象兵所至人
馬皆辟易而是日七象遇金兵輒伏地頓鼻不敢
動王兵氣奪且失主帥遂開門散

聲桓以王兵驍勁敢戰恐其為後患命有能招體忠
兵者以其職與之軍中有小帥王德仁其髮種種
號王雜毛素驍勇遂以其兵歸聲桓納之啟為副
帥與俱鎮江西

時新建有諸生殷國禎者氣節士也不從剃髮令乃以帶繫髮鬚髮覆腦後南走閩中上書隆武帝乞敕書劄印日夜馳四方所連結山澤忠義之士凡數十百人與王德仁部下士王禹門契厚日夜說禹門反正禹門復說德仁德仁亦心動而未果會遼人章于天撫江西性貪鄙金王兩帥入謁拒不見納金而後見之兩帥頗不安五年丁亥按臣董來尤貪鄙無狀金王往謁門者入啟董呵曰彼劄委總兵耳吾自朝廷來未聞有彼姓名奈何入謁金王恐遂益納金而德仁者其所部曾殺益王得

王府金寶無筭董故知之尤謾罵德仁德仁納黃金千董猶不饜具疏聞于朝擬斥之撫臣微洩其言于聲桓聲桓被酒語德仁曰汝禍將至矣盍避諸德仁請故桓聲桓不言德仁固以請聲桓為道其實德仁大驚急還營選輕騎一日夜馳三百里獲其承差殺之以疏歸德仁遂決計反正為酒召聲桓聲桓至德仁語之故聲桓猶豫德仁遂令軍中曰凡與吾同心反正者去其髮辮軍中皆盡去須臾髮積如山聲桓不得已與德仁謀曰若果爾將安歸德仁遂召禹門謀南向時閩中隆武已敗散

帝于廣東者永曆也禹門率國禎上聲桓平南大將軍豫國公印德仁建武侯印黃金方廣五寸聲桓意遂決亦命衆去髮辨執按臣殺之囚撫臣凡滿人之在城者皆殺無赦舉義旗稱永曆二年旬日之間合郡響應時戊子正月二十八日也聲桓糾其衆凡八十餘萬人以舊紳姜曰廣為閣部共謀所向時警報至江甯守臣皆震恐失色江南北人心岌岌欲動或謂聲桓今日之事宜乘不備地方守禦義師可辦將軍自簡合郡精甲以全力直下金陵則金陵必破即未必破而大江南北必有

起而應者則事機可集矣聲桓不聽謂贛州為兩廣咽喉兩廣不通終無根本昔王守仁擒宸濠之事可鑒乃使人南攻贛時守南贛者乃傑高之姪高進庫并舊將楊與柯也見聲桓舉事皆稱公侯謂宜有封爵相及猝得檄文大怒謂吾輩舉大事甯不值一片紙乃欲降虜相待吾與若輩皆同伍今汝懸斗大將軍印我降將為汝麾下士取焚其書固守不應聲桓大怒將攻之或又謂聲桓此二將欲邀賞爵也宜急于勿吝聲桓謂始事不可以示怯卒命德仁率兵十萬往攻南贛時德仁所部

士往往多銀鎧以金飾甲狀若天神馬肥卒強道旁觀者莫不嘆羨以為中興可立俟也德仁既去聲桓在南昌或又謂宜出兵畧地聲桓不許惟日揀選鄉壯時鄉壯皆民間無賴子弟聞義旗起皆相率團聚以圖富貴鄉坊村落凡有富民輒借名索餉恣啖酒食及聲桓下令糾簡俱集城中一時軍令嚴迫莫敢擅取民間物而所招集之人初無餘貲聲桓又不發餉數日之後漸見飢疲有散去者姜曰廣諸人素不習兵事聲桓亦無遠畧識者已知其不能有為矣

德仁攻南贛不克聲桓恐遂自率兵攻之南昌留其大廳宋奎光居守

當金王之殺滿人也有騎而脫者不數十日至北都北都遂發兵使固山譚泰督之凡三千皆精騎速馳至江右屯七里鋪去南昌止七里而向來欲動之人心至此皆持疑不發大廳宋亦能軍與北來兵戰兩戰皆小捷殺北兵數十人聲桓有兄金大欲獻城宋大廳覺之執訴于聲桓之母斬而懸其頭于城人心稍定已而聲桓自贛歸欲入城大廳宋謂之曰吾殺爾兄吾未知爾心如果能為明者

當與清戰戰捷之後可相見也聲桓遂與清戰亦
殺北兵數十餘人遂開門入而聲桓自此無鬪志
矣未幾德仁亦自贛歸併力固守時城中兵號四
十萬精甲尚數萬譚固山聞之亦為嚙指或謂金
王宜悉衆出攻背城借一而所部兵俱富莫有鬪
志惟日居城中搜括金帛子女犒宴為樂金王諸
子弟親戚皆為顯官稱將軍侯伯不一城外兵漸
集攻具益備金王不得已乃商出戰而兩營莫肯
先乃議同日出金營步兵居前為火攻營劉一鵬
兵皆持筦背負火箭後行持火繩出戰次第皆然

若敵騎來突則筦如林立莫可犯亦勁卒也繼之
為王營馬兵聲桓德仁則率諸營兵為後勁至清
兵所屯營將二里聞營中寂無聲王兵易之分劉
帥步兵居兩旁而馬兵竟撲其營則空營也急抽
兵欲歸而城中方發兵出繼兵多不能速出又為
歸騎所塞擁擠不能成列清以精騎伏道旁民舍
中乘其亂卒擊之五騎為一攢四面橫突矢發如
雨金王兵出不一不能成列炮矢皆不能發鎗皆
豎擊束手莫展遂大潰死者十餘萬人是役也蓋
以城中議戰累日不決聲聞于外故清得為備云

清兵亦慮城兵勁乃倣李克用擒存孝法築長圍攻之陸路為長濠三道皆驅民起土即累土為城晝夜圍守其臨章江處驅民拆屋伐木為撤星椿以鎖江流亦三道上蓋木板藉以泥草人馬通行城中坐視莫敢再出惟日望四方之救令曰廣作書與其門生故吏時聲桓所部將散守各郡者尚有七副總各山忠義之士亦所在屯集皆觀望莫肯救間有送糧至城下者皆為清兵擊却城中為日望塵起火箭交射炮石四擊少頃寂然則兵散而歸矣有郭天才者亦金副將所部兵皆長鎗敢步

戰獨率眾至南昌城下數與清兵相持凡數十戰撓其長圍邀之入城以無後援且城中莫有應者終敗歿長圍遂合自五月至七月城中饑窘斗米數十金相顧無策有遊僧摩訶般若者自言有神術不用甲兵惟選十四五歲童子手持長香念波羅密則敵不戰自敗金王與曰廣信之稱為國師未幾出兵不戰而走殺童子無數城幾破德仁又惑武都司之女疎于兵事有孝廉某者國變即削髮為僧人皆稱其有王佐才時亦在城中金王乃奉為盟主羅拜求策孝廉曰今日之策當于死中

求生耳而諸將士皆以金帛妻子故莫肯戰誠能
下令俾諸將卒皆焚金帛殺妻子併力出鬪猶或
尚有生路不然吾不能為若謀也金王諾之令出
諸將卒皆怒欲殺孝廉孝廉辭去而圍益急城中
飢甚大率自十月後皆殺人為食矣呼人為雞有
孤行者輒攫去烹食棄骸于道顱骨皆無完者食
腦故也聲有獻策者謂宜驅饑民出降使就食可通
外間援而清帥獲飢民輒殺之獲兵皆不殺使
周呼于城曰生路絕矣汝曹皆有父母妻子何苦
同盡盍出降譚固山待吾以不死也兵心益懈發

火器者皆不用鉛彈清兵因急攻之凡兩晝夜炮
聲不絕內復有應者清兵遂攀堞而登聲桓赴水
死德仁曰廣皆被殺殷國禎受永曆劄為兵部職
方郎聯絡各山以金王被圍乞師于甯州甯州副
將鄧東陽亦全部將也誘而執之見譚固山不屈
死南昌遂定時己丑正月十八日也自始事至此
凡一載南昌合郡之民死者數百餘萬
外史氏曰初聲桓之殺王體忠也江右列郡義師
所在屯集海內之衆不便于剃髮者如鼎斯沸聲
桓不乘此時返正而願與德仁宣力効忠誅鋤忠

義至五年之後大勢畧定乃以小忿卒起圖功又不能奮臂疾呼作大江南北之氣不聽良謀而退走庾嶺示弱天下首鼠不出坐困孤城為淮南三叛之續悲夫

三藩偶紀

平西

吳三桂之移鎮遼左也意本不欲行而奉使趨之行者又督責過深頗凌其將士請緩期不可請陸續行又不可反謀始定

三桂欲舉兵慮其下不從乃設宴大會將吏酒三行起而嘆曰老夫與諸軍共事垂三十年今天下定矣無所用吾輩行且遠去未知朝廷意所在且盡今日之歡與諸君敘故此後未知得復相見否諸將吏俱泣下

越兩日奉使者促益急復下教塲會將吏曰行期迫矣朝廷之嚴譴不敢逃若使臣之驅策老臣竊不意至此諸君行矣將吏皆怒曰行即行耳何相逼為三桂轉慰之曰王命也誠不可以緩但向者諸君之得處此土以有其家以享富貴者伊誰之賜願諸軍思之將吏曰邀殿下之福曰非也將吏曰然則今上之恩曰是矣未盡然也昔吾受先朝厚恩遭闖賊之亂特乞師本朝以報君父之仇今日之富貴皆先朝餘蔭耳今欲遠行故君之陵寢在焉可無一別乎將吏色動皆稽首曰諾昔永曆

死于洪氏之手尸浮渭河後藁葬于此故云

卜日謁陵先期謂將吏曰別故君當以故君之冠服見復指其所衣衣曰吾先朝豈有此乎老臣應揚服以祭諸君其預圖之將吏復稽首諾曰

乃下令三軍謂某日起行矣趨使臣先發發則各具漢官威儀集陵下三桂易方巾服青素酌酒三呼載拜慟哭伏地不能起三軍皆慟哭失聲人懷異志蓋至是而三桂之反謀成矣

臨行屬將吏曰老夫髦矣行且戍邊惟是戎伍之事不可以不習也明當大閱于郊外向曉鳴鼓角整

隊伍軍容肅然三桂被甲上馬揚鞭疾馳發三矢皆中的長鎗大劍雕戈畫戟羅列兩旁每馳馬一回即於馬上接一器運之風馳雨驟英武絕人蓋三桂以力詘衆心也

前軍既發三桂居後日行三十里越數日稱疾不行撫臣撫驅之急色厲而詞峻使者日三四輩至榻前三桂益堅卧不起諸將入問疾勸進藥餌三桂曰我疾在心豈藥石所能愈乎我披堅執銳身經百戰開拓疆宇有大勳于王室

章皇帝不以老臣為不肖錫之藩封載在盟府今撫

臣一外吏相凌乃爾一旦入國門付廷尉三桂豈有生路耶諸將問相凌狀三桂故以言激之俱譁然而出時雲南撫臣李國柱

一時軍皆甲露辨矢在弦馬塞塗風動黃塵起日色慘黯民駭走襲執撫臣殺之持其首見三桂三桂頓足失聲以頭搶地曰爾輩殺吾爾輩殺吾吾百口死不旋踵即爾輩亦且族矣將奈何諸將大呼曰今日之事惟有反耳三桂聞言霍然起即部分諸將執二使遂以撫臣之首祭旗纛

三桂之妻聞變哭而出曰殺吾兒矣時三桂長子尚

主留京師故其妻哭之哀三桂弗願遽發兵傳檄四方前隊之在荆楚者皆舉兵反奉使筆帖式王新命乘間得脫疾馳五晝夜至京師告變朝廷震動

時貴州提督李本源從三桂同日反聲勢甚大貴撫曹申吉以片紙書三桂謀逆本源作亂內之函插雙羽馳告川湖總督蔡毓榮所戒嚴

或勸三桂求先朝後以係人望或勸三桂急渡河長驅北向可以得志或勸三桂下九江扼長淮以絕南北運道或勸三桂據關中通巴蜀塞峭函以自

固

當是時三桂起滇南窺三楚李本源應于黔耿精忠叛于閩尚之信孫延齡擾于粵巴蜀旋破岳鄂告急王屏藩出陽平關窺鳳翔當官無固守之志天下幾不可知矣幸天奪其魄逼洞庭而不即渡得劍南而不能守僅徘徊沅間此有天意非人力也

三桂本庸才有言不用甫至楚遽僭大號建行殿窮極奢侈日以聲色自娛

以其婿胡孝廉者為親軍金吾衛大將軍偽文華殿

大學士與其將馬寶在蜀。

以夏國相為親軍金吾衛大將軍偽武英殿大學士
與本深在楚。

三桂諸將惟王屏藩最強與張勇王進寶相持武關
在陝。

馬李特一勇之夫不知用兵吾師反數為其所困楚
蜀之地幾相持三載何破軍殺將之多而相持若
此之久也至胡夏尤鴛鴦胡本書生有紉袴習每
出師一切服用玩好竒花怪石槩几湘簾藥欄茶
鐺博具俱載之以行營壘未定先為經營識者固

知其無能為也

其後王屏藩敗自刎死夏在楚漸困之胡亦不支首
欲降有謀士力爭之曰王以大任屬將軍今將軍
足一動則黔中斷左臂滇南援絕荆楚解體王之
全局俱敗且將軍今日降明日戮矣與其降而死
何若力戰而死時胡意已決馬寶亦爭之不得乃
馳告三桂時三桂正值中秋方擁歌姬臨軒玩月
聞變大呼曰吾事去矣即氣噎仆地遽死

大兵壓境三桂藉苗兵為之禦其所用短鎗發無不
中得數十苗兵扼險而守雖百萬之師莫可誰何

至是皆遁歸三桂死其孫雖嗣位而楚蜀已成土崩之勢若胡夏者真犬豕耳何能為哉

按三桂當年之守遼陽也家人走告闖賊破京師崇禎帝自縊三桂問太老爺安在曰戮矣問太夫人安在曰自盡矣急問陳圓圓安在曰被擄矣遽號慟欲絕切齒痛心遂效秦廷之哭圓圓者寵姬也吳梅村圓圓曲有慟哭大軍俱縞素衝冠一怒為紅顏之句蓋已誅其心矣三桂不忠不孝徒騷然動天下之兵使天下肝腦墮地流毒縉紳三桂之罪可勝道哉

靖南

耿仲明封靖南王鎮守福建仲明死子繼茂嗣繼茂死子精忠嗣精忠叛自稱總統天下兵馬上將軍以弟姪為左右大將軍統領五軍五軍設五都督五都尉五副都尉都尉之下設偏將軍有開遠將軍甯遠將軍平遠將軍等號

曾養性為左軍都督最善用師從閩之東路出福甯州破浙之溫台處州等處白顯忠本旗下人為後軍都尉范時崇為副都尉王鎬為開遠將軍破江右廣信饒有羅將軍者破嚴州徽州馬九玉為驍

騎將軍同汪元勳出仙霞破金衢

精忠既叛率師恢復浙閩者為奉命大將軍和碩康親王王以康熙十三年駐師金華十五年至衢州參贊太機者為內院學士黑白大臣紀振疆提大兵相持江上者為平南將軍賴塔督理大軍糧餉者為戶部侍郎達都破馬九玉兵二十七萬於九龍山者為隨征福建左鎮總兵官劉顯芬與滿洲副都統胡圖

浙之將軍為圖賴耿精忠反警報至癱軟不能起時稱擡不動的將軍浙撫為田逢吉聞變之頃惟頓足而已時稱跌脚巡撫浙督為李之芳聞變之頃掀髯不已稱撚鬚的總督

時烽煙四起羽書踵至總督李之芳疾馳至衢州時衢城已空力為捍禦衢州山環水遶江之南九龍山為馬九玉兵所據江之北姜家山銅泉嶺等處為滿漢大軍所集將軍賴塔與督臣李之芳畫江而守十四年八月十五夜九玉潛引兵劫寨殺傷甚眾九玉得志而去

康熙十五年八月十三日康親王提大兵至衢十四日王親臨江上相視九玉營壘密諭左鎮總兵劉

顯芳副都統胡圖乘夜出兵十五日黃昏望九龍山而進適馬九玉復遣兵刼寨過於渡江之時是夜月色朦朧兩軍相值彼此不辨吾軍開大炮擊之九玉軍遽退蓋九玉之立營也在九龍山之頂山之下密布梅花椿以阻吾師彼師之出僅開一徑魚貫而行師出而關隨閉及兩軍相遇猝不能歸皆散處於九龍山之下進不得越江以擊吾師退不得歸營以自守顯芳驅兵力戰連發大炮擊其衆一時精銳俱盡九玉知事不濟亦於山頂開炮以擊吾師山之勢高炮之勢遠反越江而去以

故吾師無受傷者

十六日顯芳策輕騎直抵其營已覘動靜知偽軍已奪氣即於是夜乘虛而進縱火焚其寨九玉遂不支僅以五十騎遁歸常山康親王率大軍繼之盡降其衆乘勝直抵仙霞守者開關納款

時白顯忠之兵尚在廣信慮其前後夾攻因留兵以守建陽而康親王自率大軍竟進會白顯忠移檄至建陽聲言會師十七萬齊集建陽城下守者大懼議欲求援於大軍而大軍已發勢不可回有陸孔昭隨征在建陽創議撫之衆即推陸往夜半康

親王鈞帖至孔昭以五騎銜命往至崇安見顯忠之副范時崇王鎬等諭以禍福衆皆聽命

白顯忠移師崇安關關去崇安縣治六十里關之西為邵武東為建甯凡自江西入關者必取道於崇安自浙西入仙霞者必取道於崇建陽而建陽至崇安約百五十里從武夷山下過渡溪而行又有間道自崇陽至書坊可達建陽顯忠據崇安關為八閩九江之聲援凡銜命以往者恐其動搖軍心至即殺之以堅衆志至是聞吾使至即遣飛騎追之而范王已授意吾師從書坊間道歸矣

范王既降顯忠勢孤力弱孔昭復銜命往許以不死不得已亦降耿逆所恃者惟九玉顯忠及曾養性三人九玉既敗顯忠復降而養性所得之三州旋歸本朝則精忠已為釜底遊魚雖鄭克塽未平已成破竹之勢

先是福建總督范承謨為宰相范文程子精忠發難變起不虞被拘不屈而死清忠大節真可與日月爭光

承謨被拘郎廷佐受命專閩戰守俱有方畧軍令肅然未破仙霞之前卒于金華

郎廷佐卒其弟廷相繼之頗更前政鄭克塽復陷海
城糧餉侍郎達都舉姚啟聖代其任初浙撫陳東
直之代田逢吉也亦達都所舉云

時福建甯海將軍為喇哈達福建陸路提督為諾邁
水師提督為段應舉應舉驕矜殊甚不恤軍士海
城復陷自縊死調京口將軍王之鼎繼之之鼎慮
禍不敢行舉降將萬正色自代之鼎改調四川提
督因譚弘復叛卒自縊死正色未受事先調揚捷
攻破海城城破而正色始至未幾姚啟聖密薦施
琅代正色為水師提督海氛息福建遂平

按犬之為物驅之急則倉皇狂吠提大杖擊之則
亦思噬人得一骨則狺狺守之不能捨遇屠狗者
至則相負而去烹而食之適足供椎埋者一醉耳
精忠及九玉顯忠輩何以異此

定南

國家定鼎封孔有德為定南王開府廣西桂林時永曆大將晉王李定國復攻破廣西與有德大戰於平樂府孔師潰歸殺妻妾自刎死後賜葬京師謚忠烈歲時祭享有德乃至聖之後

有德敗後其驍將李如春線國安收拾餘燼大破定國兵廣西平初有德止一子平樂之敗歿于亂軍一女亦為晉王軍所得及定國軍敗女得歸守臣具疏上聞

章皇帝憫有德之歿于王事也令送女入宮為

太皇太后養女厚撫之名孔四貞年十六將擇大臣子弟為配四貞自陳有夫蓋有德在桂林時已許偏將子孫郎矣詔求得之以

太后命為夫婦賜第西華門外孫郎即延齡也

廣西再定以線國安統其眾部曲如故而藩封久虛上慮孔師無貞封四貞為和碩格格掌定南王事遙制廣西軍延齡為和碩額駙內輔政大臣都勒機昂邦世襲一等阿思尼哈番康熙五年丙午四貞面奏家口眾多費用浩繁欲就食廣奉奉特旨查定南王女孔四貞于順治十七年奉

章皇帝旨掌定南王事在京遙制今應否給與伊婿孫延齡掌管着議政親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會議具奏諸大臣皆以為可即奉旨孫延齡授鎮守廣西將軍其下應設都統一員副都統二員即着孫延齡遴選具奏線國安年老着休致四貞遂請和碩格格儀衛以行四貞與延齡南下舟抵淮安朝中誥封敕書至以延齡為特進上柱國光祿大夫世襲一等阿思尼哈番鎮守廣西等處將軍其妻孔氏為一品夫人先是屢奉誥封開載其妻孔氏已封和碩格格例不再封蓋四貞已居極品不

從夫貴今忽封一品夫人則仍以妻以夫貴例矣
四貞疑延齡囑內院為之不愜意夫婦遂不相能
有戴良臣者原係四貞包依佐領小有才志希大
用力薦其所親王永年為都統而欲以己與嚴朝
綱副之延齡初不許乃營求于內厚結乳媪四貞
為言于延齡強而後可雖請命于朝命下如所
請而心甚惡良臣良臣臣因構鬪其間謂延齡獨信
任左右而薄格格舊人由是夫婦益不相能良臣
佐格格每事與延齡相左所用人必逐之而後已
延齡竟為木偶不復能出一令矣

初四貞之任良臣也以良臣為尊已故惟言是聽及
良臣得志并格格而藐之權且漸歸於下事無大
小皆擅自題請廣西一軍惟知有都統不知有將
軍并不知有格格四貞因大悔恨知為良臣所賣
雖仍與延齡和好而大權旁落已不可復制三都
統益自專延齡積不能平乃以良臣等僭亂不法
事訴於朝三都統亦具疏訐之獄訟之興皆四貞
夫婦自取之耳於其下何尤

訐奏到部上命督臣金光祖究其事光祖與副
都統嚴為至戚奏延齡御下失宜良臣等無罪疏

上疑其非實復命大臣按問三都統懼得罪併力以求伸以故大臣亦不直延齡延齡于是始謀所以殺良臣矣適吳三桂反書至招延齡遂召良臣等十三人議事伏力士擲蓋為號盡縛十三人斬之即舉兵應三桂封臨江王時廣西提督馬雄亦屬定南藩下人為三都統之助恐延齡亦害之堅守不下後三桂大隊至廣雄乘勢降于三桂東為路都總官雖與延齡共事而各相猜疑十六年延齡復思歸順蓋畏雄之迫也先是延齡之反特屈于良臣之訟故激成其事其後見馬雄勢大四貞

又日夜感上恩勸延齡歸順計且決矣馬雄探得之密告三桂謂延齡有異志三桂即遣其姪金吾大將吳世賓領兵至廣以恢復廣東為名駐師桂林城外延齡出迎與世賓敘故相得甚歡及送之轅門忽有苗兵數十突起馬首延齡于馬箠中出利刃奮斃數人力不支為所殺世賓送其頭于馬雄雄見之掀髯大笑曰延齡亦有今日乎其頭忽睜目張口躍然而起直撲雄身雄大叫延齡殺我遂嘔血而死

四貞幼時曾為三桂養女延齡死遂拘之入滇先是

延齡有婢新梅值夫婦不相能生一子溺之逼新梅自經四貞生三子皆美如冠玉時見新梅索命二子相繼死其少子後亦為世實所殺未賜婚時又有婢生一子以畏四貞故不敢言婢歸旗卒子亦隨去稍長母告之其子日夜念延齡并念格格至是三桂并物色得之令偽總管召賜食此子甫八九歲知亦不免謂總管曰此出大人意乎抑王命也總管曰王念爾故賜食此子即北向拜曰吾當謝王從阿爺地下拜起泣曰得與格格一見乎曰不能得與生母別乎曰不能乃正襟就食頭足

相就而死所謂牽機藥也其後三桂平四貞歸京師奉有德祀延齡竟無後

按延齡美丰姿曉音律長于擊刺體勁捷能超七尺屏風惟不喜讀書然遇有章奏令幕客誦之輒能斟酌可否與人交必盡其誠能容人過失惜不能學無術禍生肘腋臣節不終以至于敗方延齡少時遇一相士謂曰自古無白面將軍惟岳忠武為然而君更有反相君其慎之其後在廣西忽見大星明朗謂幕客曰諸公見否向者無之而今忽現何也意者不臣之心亦其所素蓄與抑反相固天

生也

平南

平南王尚可喜有子女一百三十餘人長即安達公
尚之信次即平南大將軍尚之孝平南自以馬上
得功名始終不延師教其子故安達等皆驕橫
尚之信初留京師大被兩朝恩遇于康熙六七年間
歸藩不得父心所為多不道性剛狠飲酒動三四
晝夜殺人如草奴視其弟妹平南慮其後之不相
容也因請次子為嗣而自歸老於遼東之信遂謀
逆幽其父舉兵從吳三桂反

朝廷以之孝不隨之信叛特命之孝為平南大將軍

之信初附三桂并與鄭克塽通後俱不相能旋歸順
從莽將軍征吳藩遺孽馬承蔭等於廣西之孝復
拜宣議將軍征江西福建耿藩遺孽之未靖者時
方多故而尚氏舊有大勳故

朝廷以大度處之

先是有王國棟者本旗下逃人之信愛之待為腹心
國棟之主人奉使之廣適見馬索重賄不得歸告
督部之信以十萬金贖之又有沈上達者本江西
僂童之信嬖焉授以家政又有張禎祥者為之信
護衛寵任無比三人固之信腹心之孝欲謀去其

兄三人反附之孝搆之信發其征馬承蔭時與莽
將軍不協以炮擊其營欲移監軍學士意在復反
欽差侍郎宜昌阿按問與廣東巡撫金儁誘之
信歸藩執之

國棟於藩下為都統全藩在其掌握乘之信被逮凌
尚氏收其權奪其重貲尚氏子弟積不能平乃以
尚太夫人命召國棟國棟帶刀入見語不遜尚氏
子弟奪其佩刀寸磔之按問者謂反謀益著獄具
奏之賜之信死兄弟坐誅者三人之孝及宗族之
產俱入官家人發旗下為奴

平南四十年積聚所得外洋珍貨金銀以百萬計其
入于官者不及十之一沈上達等蠶食之餘盡歸
大吏而發難之之孝曾不得過而問焉乃大吏意
猶未足欲并上達所有而有之許以具題免其為
奴迨上達金盡仍發遣入京上達有怨言謂將白
其事于上大吏懼得罪于中道追回上達令有
司嚴鞫之以三千金賞獄吏以五百金買獄卒就
獄中殺上達以滅口上達死其子仍沒入內務府
為奴一日上偶見之上達子大聲呼冤且泣且訴
懷中出藩藩家貲原冊上呈大吏遂逮問備受慘

刑所得之物盡歸內府卒正其罪初大吏之丁艱
入都也平沉一舟于采石已幾十萬矣前此之信
謀反建正殿有鐵栗柱大可合抱殿已成矣忽柱
上倒題一絕云掘斷老龍傷粵秀怪風吹入尉佗
城可憐白草黃沙國直待劉家漢馬鳴詩意竟不
可解又有仙降亂云周鄭交惡下周謂三桂鄭謂
克塽之信初與相通而後乃相背卒以此亡
蓋之信雖反覆不常而可喜實始終一節後開棺見
其以清服殮故之信等四人伏誅外其餘俱從寬
典按之信既為不遠之復所當竭忠報國以贖前

愆乃益縱酒恣肆自貽口實斧鉞之誅在之信為
已晚矣之孝尚為全人所當勤勞王事以自取富
貴乃自相攻發徒殺其兄而自破其家唇齒之喻
之孝得無悔乎嗟乎平南披金帶甲裂土分茅逆
知其子之不肖而自請歸老于遼陽善矣惜乎不
早教其子使披猖至此則平南亦未為無過也若
之信幽其父而身死之孝訐其兄而家破國棟負
恩而磔屍上達噬主而死獄撫臣黷貨而亡軀又
何昭昭也平南雖有逆子而始終一節猶得保其
百三十口之子女福善禍淫之報吾于平南一藩

而益信

